京剧汇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三十九集

救雪艳

一捧雪

审头刺湯

傅氏發配

雪盃园

收雪艳

祭雪艳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三十九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　　第三十九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罐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营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4 11/16　插頁：2　·字数：103,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統一書号：10071·249　　定价：(7)0.42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淸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顺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内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目　　录

救雪艳……………………………………………… 1
一捧雪………………………………………………32
审头刺湯……………………………………………57
傅氏發配……………………………………………87
雪盃园………………………………………………19
收雪艳………………………………………………111
祭雪艳………………………………………………132

一捧雪

提要

明时，錢塘莫怀古，新任太常寺，还乡祭扫。遇湯勤落魄卖画，憐而收之，待如上宾，并荐与旧識严世蕃。

先是，美姬雪艳，原系宦門女，家遭兵变，誤入勾欄，逼娼不从，备受鞭打。莫見憐，贖为側室。

湯見色起意，报莫家藏宝杯“一捧雪”。严急索，莫以假杯献之，为湯識破。严大怒，限期抄斬莫氏滿門。莫因弃官，携雪艳出走。

湯复献計，世蕃即遣人星夜追赶。莫終被执，送与薊州总鎮戚繼光，令即斬首报京。

戚、莫本为世交。莫与义僕莫成貌似。莫成替主死。戚將首級报京，并藏“一捧雪”，遣莫投奔古北友人处。

首級到京，湯勤首告不实。世蕃大怒，立命錦衣衛陆炳拿戚审訊。湯往作証。陆得雪艳暗示，知湯来意，佯断雪艳与湯。湯狂喜，复認首級为眞，案始了結。洞房之夕，雪艳刺死湯勤，亦自刎死。

世蕃又將莫妻傅氏母子發配边关。莫成子文祿，亦替主子莫豪前往。

七年后，傅氏遇赦得还，遂往薊州探夫墓。时莫怀古亦归省僕塋。夫妻相会，并收文祿为义子。

莫豪为师所救，更名攻讀，后任巡撫。恨父为戚所害，寻隙报复，及至戚府，重会“一捧雪”，举家方得团聚。

嗣經陆炳参奏，严嵩父子削官为民，乞討終生。

此剧由几家藏本凑成，前后情节难免有重复或逈异之处。为提供整理改編資料，除个別詞句略有更动外，并將“收雪艳”、“祭雪艳”附后，以供参考。

救　雪　艳

李万春藏本

第　一　場

莫怀古　(內)莫成帶路！

〔莫成背包袱、莫怀古騎馬上〕

莫怀古　(唱西皮搖板)

离家乡求功名京都前进，

但願得此一去直上青云。

卑人、莫怀古。乃浙江人氏。在省得中孝廉。娶妻傅氏，所生一子，名喚莫豪，業已入学攻書。明春乃大比之年，因此辞别我妻，帶領僕人莫成上京会試。若是得中，自不必說；如不得中，我有傳家至宝玉杯一只，名曰"一捧雪"，帶在身旁，献与当今，亦能借献宝得取功名。一路行来，已到苏州地面。看此地山青水秀，寒梅正开，好个小陽春景也！

(唱西皮原板)

莫怀古跨雕鞍風塵远路，

过关山越雪嶺来到苏州。

小陽春風光好寒梅欲吐，

一路上观不尽美景清幽。

但願得此一去青云得路，

但願得此一去独占鰲头。

到城廂不覺得黃昏日暮，

天色晚叫莫成速把店投。

看此处已到苏州关廂。天色不早，你可上前打店，在此休息一宵，明日早行。

莫　成　如此就請老爷下馬，待小人前去打店。

莫怀古　待我下馬。（下馬介）

莫　成　（看介）原来此处客店甚少。哦，这家倒也潔淨。店家哪里？

店　家　（內）啊哈！（上）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客官住店嗎？

莫　成　正是。可有上房？

店　家　后院有上房三間。

莫　成　接过馬匹，前边帶路！

〔店家接馬介〕

店　家　伙計們，多加草料！

〔众內应介〕

莫怀古　帶路！

店　家　随我来！

〔众进介。莫成卸包袱介，与莫怀古撣衣介〕

店　家　公文財物，交明櫃上！

莫　成　这包裹我們自己看守。

店　家　如若不交，可是失物不管哪！

莫　成　哪个要你来管？

店　家　客官用什么酒飯哪？

莫怀古　美酒一壺，下酒菜蔬各它几样。

店　家　是啦。（下，拿酒飯上）酒到、飯到。

〔莫成斟酒介，莫怀古飲酒介〕

雪　艳　(內)苦哇!

〔莫怀古惊介〕

莫怀古　店家，这是哪里来的女子啼哭之声？

店　家　客官有所不知，我們这店后头一牆之隔，就是妓院。新近买了一个姑娘，名叫雪艳，讀書識字，長的十分美貌。就是到妓院以来，这么些天啦，叫她接客，她就寻死觅活。鴇兒因此將她毒打。方才客官听見的女子哭声，就是鴇兒又在打雪艳哪。

莫怀古　如此有志气的女子，为何流落妓院？

店　家　詳細情形，我不知道。听人說，这雪艳还是名門之后哪！皆因他父母双亡，他叔叔是个無賴子，吃喝嫖賭，無所不为，就把他侄女誆到妓院卖給鴇兒啦。

莫怀古　原来如此，可憐哪可憐！

莫　成　老爷，一路風塵飢渴，快些用飯吧，管他作甚？

莫怀古　如此有志气的女子，墮落風塵，未免可惜。酒飯少时再用。店家，你領我前去妓院，一見此女！

店　家　(背供介)这位客官連飯都顧不得吃了，馬上就要去，可眞有点兒急碴兒。

莫　成　老爷乃是文人举子，进京会試，豈可到那花街柳巷，随喜冶游？

〔莫怀古欲行又坐介〕

莫怀古　是呀，我乃文人举子，此等地方是去不得的。莫成言得極是。哎！我不去了。(飲酒介)

雪　艳　(內)喂呀，打死人了！(哭介)

莫怀古　啊，这女子哭声慘切，句句送入我的耳內。我聞此哭声，这酒飯怎能下咽？有道是：惻隐之心，人皆有之。豈可見死不救？店家，你还是領我前去。

莫　成　老爷，妓院乃是是非之地，老爷是断断去不得的！

莫怀古　我主意已定。憐香惜玉，人所同情。莫成你不要攔阻，好好看守"一捧雪"，我去去就来。正是：未跳龙門先訪艳。

〔店家、莫怀古下〕

莫　成　咳！只恐憐香惹禍灾。这是哪里說起！（下）

第　二　場

嫖客甲
嫖客乙　（內）走啊！

〔小鑼。嫖客甲、嫖客乙上〕

嫖客甲　每天逍遥浪蕩，

嫖客乙　終朝問柳寻芳。

嫖客甲　兄弟請啦！

嫖客乙　請啦！

嫖客甲　昨天有人給我送信，說是咱們苏州关厢妓院，新近来了一个妓女，名叫雪艳，長的十分好看。今天哥哥請你去打个茶圍，你瞧好不好？

嫖客乙　好極啦。咱們走！

〔圓場〕

嫖客甲　哎，說着說着到啦。走着走着！

〔嫖客甲、嫖客乙同进介〕

嫖客甲　有人嗎？

〔鴇兒上〕

鴇　兒　二位大爷来啦？請这屋里坐！

〔嫖客甲、嫖客乙、鴇兒同进介〕

鴇　兒　二位大爷可有些日子沒来啦。

嫖客甲　可不是嗎，我这兩天竟忙着兌款啦。

鴇　兒　这么一說，大爷您發財啦。我們可得托福！

嫖客乙　什么托福不托福，我們来了就为花錢来啦。赶快叫姑娘出来見見！

鴇　兒　孩子們見客呀！

〔四妓女上〕

鴇　兒　黛玉，翠紅，情情，惜惜。

嫖客甲　还是这些旧人兒？我都見过。不行不行！

四妓女　看不上咱們，咱們走吧！（下）

嫖客乙　你們这兒不是新来一个姑娘叫什么"水飯"嗎？

鴇　兒　雪艳。

嫖客乙　对，不錯，就是雪艳。你把她叫出来，我們看一看。

鴇　兒　大爷，您还提哪？雪艳这孩子从打到我們这兒来，每天哭哭啼啼，一叫她見客，她就尋死覓活。您賞臉，招呼别人吧！

嫖客甲　嘔！我明白啦。不用說，是看我們不像財神爷，故意摆这臭架子。我今天非見雪艳不可！

鴇　兒　大爷，您别生气，我給您叫她。（向內）我說雪艳哪，到前边兒，有人打听你哪。你要再不出来，我就打死你这不要臉的东西！

雪　艳　（內）苦哇！（上）

（唱）可嘆我清白身墮落妓院，

保貞节倒不如尋死自殘。

又听得那鴇兒惡声呼喚，

我只得含羞辱来到堂前。

媽媽，喚我有何話講？

鴇　兒　你这叫"明知故問"！咱們窰子里还有什么事？我叫

你見客去！

雪　艳　媽媽休得如此，我乃清白良家女子，怎能見客？

鴇　兒　有二位財神爷来啦，你赶紧上前招待！要是把財神爷着惱啦，輕者是一頓臭罵；重一重兒就許要了你的小命兒！

雪　艳　要命么，杀剮任憑于他。我、我、我是至死不能見客的呀！（哭介）

嫖客甲　好啊，这叫“給臉不要臉”！不給你点兒厉害，你也不知道老爷是誰。（挽袖介）

嫖客乙　大哥何必动气哪？咱們有的是錢，什么地方花不了？走着走着，何必跟她們嘔气哪？

〔嫖客甲、嫖客乙下〕

鴇　兒　（怒介）好啊！眼瞧着活財神爷，你都給气跑啦。眼睜睜的大元宝掙不到手。（拿打彩介）你不是不願意活着嗎？爽得我就把你活活的打死！

〔鴇兒打雪艳介，雪艳跑介。店家、莫怀古上。攔介〕

莫怀古　媽媽你不要乱打！

鴇　兒　我只顧跟她嘔气，老爷来啦，我都不知道。老爷請坐！

莫怀古　（坐介）媽媽，你为何毒打此女？

鴇　兒　不瞞老爷您說，自从我把她买来，她每天哭哭啼啼，不肯接客。她說她又“清”啦，又“白”啦。我們这兒也不管“清”不“清”、“白”不“白”，反正拿銀子买来的人，开开門，挺大的挑費。她不肯接客，我們就都餓死啦。剛才来了兩位闊大爷，平日眞舍得花錢，点名兒要雪艳，这不是肥猪拱門嗎？我把她叫出来，叫她上前招待。不想她三言兩語，把人家給气走

啦。眼看着煮熟的鴨子給飞啦！

店　家　您听听，敢情逛窰子的老爷們不是“肥猪”，就是“煮熟的鴨子”，这倆錢花的总算不寃。

鴇　兒　說着說着，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还得打她！

（打雪艳介）

莫怀古　媽媽，看在卑人的面上，暫时免打。我有話对她言講。

鴇　兒　老爷您甭管，她簡直是給臉不要臉。

〔鴇兒又打雪艳介，莫怀古气，拦阻介〕

莫怀古　鴇兒，你好大胆！（手扶鴇兒打彩介）卑人这里好言相劝，你执意不听，竟將此女这般毒打，似你們这当王八、鴇兒的，用金錢买来良家妇女，作此皮肉生涯，不清不白，不仁不义，無廉無耻，又殘又忍，又毒又辣，眞眞是世間的蟊贼，人群中之禽兽也！

（唱）鴇兒作事太殘忍，

　　好言相劝你不听。

　　送你当官去理論，

　　逼良为娼問罪名。

似你这样逼良为娼該当何罪？来来来，我与你当官辯理！（揪鴇兒介）

鴇　兒　老爷，您别生气，我再也不敢打她啦。

店　家　你才是“給臉不要臉”哪，这也成啦。她們这种人，就得跟她动横的。

鴇　兒　老爷您想，我們虽是下賤营生，可也是將本圖利。难道拿銀子买来，就白白地养活她不成嗎？

莫怀古　你苦苦叫她接客，不过为的是銀錢。我这里有銀子一錠，你暫且拿去，待我問她几句。

鴇　兒　老爷，您这銀子我不敢接。

莫怀古　却是为何？

鴇　兒　我接了老爷銀子，要她摆酒，她不肯陪酒；要她烹茶，她也不肯斟茶，老爷白花了銀子，少不得您也得生一肚子气。

莫怀古　銀子你只管收下，我一不摆酒，二不品茶。我是要——

鴇　兒　要怎样？

店　家　八成要住局。

莫怀古　要問她几句話呀！

鴇　兒　这位老爷說話大喘气，吓了我一大跳。（向雪艳）你听見了沒有？人家白花花一錠銀子可拿出来啦，人家要跟你說会子話兒，你可别彆扭人家。虽然老爷說不吃茶，我也得替您泡一壺好茶去。（下）

莫怀古　小姐，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因何墮落平康？請道其詳！

〔雪艳不理介〕

莫怀古　啊，小姐为何沉吟不語？

雪　艳　（以袖遮面介）座上客官，不知作何生理？

莫怀古　卑人莫怀古，乃浙江举子，进京会試，路过此地。

雪　艳　旣是会試举子，就不該来到此地！

〔冷錘。莫怀古失色介〕

莫怀古　哦，她倒来了！

店　家　这一錠銀子花的眞不錯！

莫怀古　小姐休要錯怪，卑人幷非寻花問柳而来。是我住在前面店房之中，隔牆听得小姐啼哭，細問店东，方知小

姐墮落風塵，清白自守，是个可憐有志的女子，故尔特来相訪。小姐說明来历，卑人或能設法搭救于你，也未可知。

店　家　可不是嗎？这位客官現住在我們店里，隔牆听見你哭啦，連飯都顧不得吃啦，特意来看你。趁着你領家媽沒在眼前，你何妨說一說你的委曲哪。

〔雪艳偸視莫怀古介，暗点头介〕

莫怀古　小姐不可臥在地下，男女授受不亲，我不能相攙。你可自己起来，坐在一旁，也好講話。

〔雪艳起介，痛介，跌介，复起介，旁坐，低头介〕

莫怀古　小姐有話，慢慢講来！

雪　艳　客官容禀！（背供介）

（唱）看此人天生就端方模样，
　　五官正他一定心地純良。
　　或者是救命星从天而降，（轉向莫怀古）
　　轉面来对客官細說衷腸：
　　奴本是苏州人深閨生長，
　　知詩書通禮义謹守閨房。
　　都只为奴父母双双命丧，
　　狠心叔騙卖奴落水为娼。
　　清白女我豈能作此勾当，
　　恶鴇兒打得我遍体鱗伤。
　　这就是奴身世当面言講，
　　願客官發惻隐作我慈航。

莫怀古　噢！（背供介）

（唱）听她言不由我心中暗想，
　　不忍看貞节女落水为娼。

倒不如納小星对她言講，（轉向雪艳）

尊小姐我有話对你商量。

小姐，卑人莫怀古，乃浙江錢塘人氏，早举孝廉，家中有妻。今日看小姐在此落难，倘若袖手不管，只恐小姐你不失貞节；便有性命之憂。欲待备得身价銀兩，將小姐贖出妓院，此处又無亲友可投。若与卑人一路同行，有些不便，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雪　艳　倘蒙客官相救，出此火坑，情願充一丫环使女，服待夫人左右。

莫怀古　小姐既肯屈尊，卑人有意將小姐聘为側室夫人，一路赴京。待等会試完畢，一同还乡。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店　家　趁早点头，过了这个村兒，可就沒这个店兒啦。

雪　艳　（背供介）我看此人相貌端方，將来当必大貴。想我薄命人兒，既然落水为娼，还講什么“正室”“偏房”，只好听天由命也！

（唱）听客官要將奴納为小星，

倒叫奴臉含羞难以为情。

想婚姻也是那天緣早定，

总比这在青楼胜似十分。

羞答答走上前低头跪定，

〔雪艳跪介，莫怀古攙介〕

莫怀古　哈哈哈……

（唱）尊小姐快請起我有話云。

小姐請起。我且問你：你叔父卖你之时，但不知身价多少？

雪　艳　叔父卖奴之时，假說將奴送往舅父家中。卖奴身价，奴却不知。后来听得本院姐妹言講，身价不过百兩。少时鴇兒如若多說，不可相信。

莫怀古　那个自然。（向店家）煩劳店家，叫我那僕人莫成快快送来紋銀二百兩。

店　家　交給我啦。

〔店家出介。鴇兒拿茶壺上，相碰介〕

鴇　兒　店小哥，你上哪兒去？

店　家　我有事去。

鴇　兒　雪艳这半天可跟这位客官对眼了嗎？

店　家　她現在变了笑容啦。你看看去吧！

鴇　兒　（偸看介）可不是嗎？这回鴨子可煮熟啦。

店　家　这一回煮熟倒是煮熟啦，这才眞"飞了"哪。（下）

鴇　兒　老爷，給您沏茶来啦。（向雪艳）好孩子，这不結了嗎！早就該当好好地陪客。

莫怀古　鴇兒，我来問你，这雪艳乃良家女子，不願为娼。不如卑人出些身价，將她贖出。

鴇　兒　好容易她肯接客啦，我非叫她給我混个几十年，掙几百万不可！

莫怀古　你若阻攔从良，来来来，送你当官理論，管叫你人財兩空！

鴇　兒　老爷，您别生气。可是您得給我原来的身价！

莫怀古　那个自然。但不知身价銀多少？

鴇　兒　（背供介）我拿大价兒扛他一下兒。（向莫怀古）原价一万兩。

莫怀古　放屁！哪有許多？

雪　艳　她原来买奴之时，不过一百兩銀子。

鴇　兒　喲，这么一会就变了心啦！

〔店家、莫成上〕

莫　成　参見老爷！

莫怀古　見过你家二夫人。

〔莫成不欲見雪艳介，莫怀古怒介〕

莫　成　哦，二夫人！

〔雪艳点头介〕

莫怀古　銀子可曾拿来？

莫　成　拿来了。

莫怀古　（向鴇兒）这是紋銀二百兩，拿去便了。但須写張身契！

鴇　兒　我不会写字。

莫怀古　待我写来。（写介）鴇兒，印上手押，

鴇　兒　（打手印介）这位客官眞細心！

莫怀古　莫成，你雇一乘車輛，將二夫人接回店中，明早一同啓程进京便了。

莫　成　遵命！（下）

〔莫成、車夫上。雪艳上車介〕

雪　艳　（唱）此去如同离水火，

〔雪艳、車夫、莫成下〕

莫怀古　（唱）小登科后大登科。

〔莫怀古、店家下〕

鴇　兒　兩天功夫，賺一百兩銀子。正是：烟花本是無耻事，青楼来得造孽錢。（下）

第　三　場

〔四龙套引海瑞上〕

海　瑞　（引）执掌絲綸，奉聖命，金殿論文。

（詩）精通翰墨掌詞林，

　　官拜文宗沐聖恩。

　　上林春苑考才士，

　　門庭桃李自成蔭。

下官、姓海名瑞字剛峰。官拜吏部尙書。今乃大比会試之年，蒙聖恩欽点殿試文宗。所有会試进士，今早已然發放試卷。眼看日色將暮，想各进士当必交卷来也。

〔莫怀古、众举子兩边上，交卷介，同下〕

海　瑞　試卷交齐。不免詳列等第，候聖上封官便了！

（唱）人来与我把路引，

　　要把試卷奏当今。

〔同下〕

第　四　場

〔雪艳上〕

雪　艳　（唱）奴本是薄命女遭遇不幸，

　　得遇那救命人納为小星。

　　莫老爷去金殿廷試策論，

　　奴且在店房內等待好音。

奴、雪艳。苏州人氏。在妓院多蒙莫老爷贖身搭救，納为小星。虽是側室，却也十分恩爱。一路随同老爷进京。老爷会試得中，今早入朝殿試去了。看看天色將晚，老爷想必来也。

莫怀古　（內）莫成帶路！

〔莫成引莫怀古上〕

莫怀古　(唱)錦綉文章献金殿，

　　　　　高跳龙門得意还。

〔莫怀古、莫成进介，雪艳迎介〕

雪　艳　老爷回来了？

莫怀古　回来了。(坐介)

雪　艳　但不知今日殿試如何？

莫怀古　殿試題目，倒也順手，文章十分得意。想必可以取中。(向莫成)向来殿試报录連夜而来，你要等候了。下官有些劳乏，要歇息去了。正是：小楼一夜听春雨，

雪　艳　深巷明朝卖杏花。

〔莫怀古、雪艳下〕

〔报录人上〕

报录人　报录的来嘍！

莫　成　你是作什么的？

报录人　报录的。

莫　成　报的是哪位？

报录人　莫怀古莫大老爷，欽点翰林，榜下授为太常寺正卿。特来报喜。

莫　成　(向内)启老爷：老爷欽点翰林，榜下授为太常寺正卿。

莫怀古　(内)賞报录人紋銀十兩，喜报貼在門首。

莫　成　遵命！

〔莫成賞报录人銀介，报录人下〕

〔四青袍、門子各持官袍、帶、履上〕

門　子　莫大老爷可住在此店？

莫　成　正是。你們是作什么的？

門　子　下役是太常寺衙役。少刻聖旨即下，我們先来伺候老爷更衣。

莫　成　候着。（向內）有請老爷！

〔莫怀古上〕

莫怀古　方上青云路，不觉紅日升。
何事？

莫　成　今有太常寺衙役特来伺候老爷更衣，預备接旨。

莫怀古　看衣更換。

〔牌子。莫怀古更衣介〕

〔幕內：聖旨下！〕

莫怀古　接旨！

〔四龙套引海瑞持旨上〕

海　瑞　莫怀古跪听宣讀！

莫怀古　（跪介）万岁！

海　瑞　奉天承运，皇帝詔曰：朕准莫怀古殿試，策对詳明，榜下授为太常寺正卿。即刻上任。欽此。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莫怀古　万万岁！（起介，接旨介，向海瑞）海老恩师在上，待門生大礼参拜！（拜介）

海　瑞　罢了。

莫怀古　备酒与老恩师同飲。

海　瑞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賢契急速上任去吧！請！

莫怀古　送恩师！

海　瑞　免！

〔四龙套、海瑞下〕

莫怀古　笔硯伺候！（牌子，修書介）門子过来，將書信連夜赶送錢塘傅夫人家內，就說下官新任，不能回家。今年

冬月，一定告假还乡扫墓。一路小心，不可耽擱，去吧！

門　子　遵命。（下）

莫怀古　莫成，將二夫人先行送至太常寺內衙，跟随老爷拜客去者。

莫　成　遵命。

〔同下〕

第　五　場

賽希夷　(內)嗯呸！（上）

全憑兩眼观天下，要將八字定吉凶。

在下、賽希夷。我每日在这大街之上擺設相面卦攤，專断人吉凶禍福。今日天气晴和，不免將卦攤擺好。

（設桌介）

莫怀古　(內)莫成帶路！

〔莫成、莫怀古上〕

莫怀古　(唱)拜客回归旧路徑，（圓場）

〔賽希夷咳嗽介，莫怀古看介〕

莫怀古　(唱)那旁有个卖卜人。

“賽希夷”“賽希夷”！哦，卖卜人好大的口气。倒要上前問个明白。啊先生，煩劳你与我相上一相。

賽希夷　原来是位尊官，請坐！但不知尊官貴姓高名？

莫怀古　下官莫怀古。

賽希夷　久仰啊久仰！失敬啊失敬！原来新任太常寺正卿莫大老爷。我看莫大老爷相貌端方，气度不凡，現在不用說了，已是正卿之位，欲知將来富貴，还須揣骨一相。

莫怀古　你且相来！

〔赛希夷向莫怀古腦后摸介〕

賽希夷　妙啊！莫大老爷你腦后有三台骨，將来貴不可言。只是鼻梁端正，主为人忠厚；眉心过平，主于心不仔細。印堂之上，隐有煞紋，只恐一二年內必有大禍。幸而你奴僕妻妾兩宮有气有势，將来大禍可仗妻妾、奴僕代你分憂解愁。君子問禍不問福，我是直言無隐。莫大老爷切勿見怪！

莫怀古　先生金石之言，自当謹記。哪有見怪之理？啊，先生你来看，（指莫成介）我这僕人莫成，生来相貌与我一般無二，不知者往往以为是孿生兄弟。其实他乃奴随主姓，生成一样的相貌，却因何貴賤不同？先生請道其詳！

賽希夷　（惊介）不是莫大老爷說起，我还詫异的很呢！怎么这位是莫大老爷的掌家么？我倒要相上一相。（看莫成介，摸莫成腦后介）原来如此。虽然相貌一样，只是腦后缺少三台骨。無怪你位居人下了。（又看莫成介）哎呀，莫掌家、莫仁兄，我有一言講出，你休得煩惱！

莫　成　有話請講当面，却又何妨？

賽希夷　莫掌家，你的相貌不但与你家老爷一般無二；只恐將来你家老爷終身大事，还要应在你的头上！

莫　成　我家老爷什么終身大事，应在我的头上？倒要請教！

賽希夷　久后自然明白。

莫　成　哎呀先生哪！你欲言不言，吞吞吐吐，豈不悶煞人也？你、你、你务要說明！

賽希夷　天机不可泄露。我有一言，仁兄听了！

（唱）穷通运命不一样，
　　分别生成与存亡。
　　为人当把忠义上，
　　留一个美名兒万古流芳。

莫怀古　卦礼在此。告辞了！
　　（唱）莫成随我回衙往，（下）

莫　成　（唱）不知吉凶怎样防！（下）

賽希夷　看他主僕已去，我不免把卦攤收起，回家便了。（下）

第　六　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万历帝上〕

万历帝　（引）鳳閣龙楼，万古千秋。
　　孤、大明万历天子在位。今当早朝。內侍，傳孤旨意，有本早奏，無本退朝。

大太监　領旨！万岁有旨：有本早奏，無本退朝啊！

陆　炳　（內）陆炳有本啓奏。

大太监　候着。陆炳有本啓奏。

万历帝　随旨上殿！

大太监　随旨上殿哪！

〔陆炳上〕

陆　炳　（內）領旨！（上）
　　忙將怀古本，奏与万岁知。
　　臣、陆炳見駕，吾皇万岁！

万历帝　平身。

陆　炳　万万岁！

万历帝　陆卿上殿，有何本奏？

陆　炳　今有太常寺正卿莫怀古，現因天交冬令，請假三月

回乡祭扫。請旨定夺。

历万帝　莫怀古回乡扫墓，乃是追远孤思。恩賞假期三月，不必陛辞。太常寺正卿事由少卿署理。領旨下殿！

陆　炳　謝万岁！

〔分下〕

場　七　場

〔傅氏上〕

傅　氏　（引）老爷去为官，一載未回还。

妾身、傅氏。配夫莫怀古。去岁进京会試去了。幸喜春風得意，得中翰林。职授太常寺正卿。在京上任，一載未曾还乡。数月前也曾差人有書信到来，言道老爷进京之时，路过苏州，收了一个妓女，名叫雪艳，業經納为側室。早晚老爷在外，有人服侍，倒也免得妾身挂念。書中又曾言道，本年冬月老爷請假回家祭扫。屈指算来，已是十月光景。怎么还未見到来？好不令人挂念也！

（唱）我夫君自去岁京都前往，

不覚得春夏过秋收冬藏。

数月前有差人把書信送上，

他言說到冬月回轉家乡。

为什么此时节未見来往？

倒叫人思念切好不凄凉！

莫　豪
莫文祿　（內）走哇！（上）

莫　豪　（唱四平調）

小莫豪放学归家門来进，

怀抱着聖賢書去見娘亲。

母亲在上，孩兒拜揖！

傅　氏　罢了。

莫文祿　奶奶在上，文祿拜揖！

〔莫豪推莫文祿介〕

莫　豪　得啦！你算什么东西，也来拜揖？

莫文祿　長幼尊卑，皆应有礼，豈可不拜？

莫　豪　你还敢跟我犟嘴？我打死你这个小奴才！（打莫文祿介）

傅　氏　嗯！莫豪休得如此，他父子虽然是一僕人，他也是与你般長般大的孩童，豈可倚仗你是主人，举手就打，开口就駡？

〔莫文祿哭泣介〕

傅　氏　下次改过才是！

莫　豪　孩兒从此改过就是。（向莫文祿）好兄弟，你别哭啦，我拿糖給你吃。咱們一塊玩兒去吧！

傅　氏　还是这样顽皮！你父亲前者寄来書信，言道冬月还家，怎么还不見回来呢？

莫　豪　对啦，敢情已經是冬月啦。文祿，咱們到門口兒瞧瞧去。多半我父亲帶着你父亲許回来啦。

〔莫豪拉莫文祿下，又同上〕

莫　豪　母亲，說着說着，我父亲真回来啦。

〔莫怀古騎馬、雪艳坐車、莫成背包袱上。莫怀古下馬介，莫文祿接馬鞭介，雪艳下車介，傅氏迎接介，同进介〕

傅　氏　老爷請坐！

〔莫怀古坐介，雪艳站介〕

莫　成　参見夫人！

莫　豪　参見父亲！

文　祿　参見老爷！参見父亲！

莫怀古　雪艳，上前見过夫人。

雪　艳　夫人在上，雪艳大礼参拜！

傅　氏　免礼。一旁坐下。

雪　艳　夫人在此，婢子焉敢就坐！

傅　氏　一家之中，不必过于拘礼。坐下講話。

莫怀古　夫人賜坐，你坐下何妨。

雪　艳　如此謝过老爷、夫人！（坐介）

傅　氏　老爷高跳龙門，职授正卿，可喜可賀！

莫怀古　下官僥幸得此微末前程，何劳夫人挂齿。但是妻随夫貴，从今以后，若有会見亲友喜庆大礼，夫人便可冠帶了。莫成，將鳳冠霞帔献与夫人。

莫　成　遵命！（献鳳冠霞帔介）

傅　氏　虽然如此，老爷居官，妾身便是命妇；老爷若是犯罪，妾身便是犯妇了！

〔莫怀古、雪艳、莫成、莫豪、莫文祿皆失色介〕

莫怀古　夫人何出此言？

傅　氏　妾身一时失言，有罪有罪！后堂摆酒，与老爷洗塵便了。

〔同下〕

第　八　場

〔四云童引雪神上〕

雪　神　吾乃雪神是也。現奉玉帝敕旨，前来錢塘地方降雪。众神童，降雪者！

四云童　啊！

〔四云童降雪介〕

雪　神　降雪已罷。众神童，收了威严者！

四云童　啊！

〔同下〕

第　九　場

莫怀古　（內唱）

　　遍地漫天大雪降，

〔莫怀古、傅氏、雪艳、莫成、莫豪、莫文祿上〕

莫怀古　（唱）一霎时花园內好似銀妝。

　　有楼台和庭榭白玉一样，

　　山石旁一陣陣梅吐清香。

　　叫雪艳攙夫人暖閣来上，

　　叫莫成調杯箸共飲瓊漿。

　　夫妻們且落坐把雪来賞，

　　眼看那天和地一色銀光。

〔莫成摆酒介〕

莫怀古　夫人，你看园中雪景，十分好看。你我飲酒賞梅，眞乃人生乐事。

傅　氏　天气寒冷，这酒必須用火温热，方好飲下。

莫怀古　不是夫人提起，我倒忘怀了。咱家傳家宝杯“一捧雪”，把酒斟在其中，夏天無冰自凉，冬日無火自温，遇有感受風寒之人，飲了“一捧雪”杯中之酒，立能將病治好，故此称为宝貝。但是家傳至宝，从不輕用。今日对此美景，莫成，可將此杯取来，暖酒一飲。

莫　成　遵命。

〔莫成取杯斟酒介，莫怀古等同飲介。牌子〕

湯　勤　(內)走哇！(上)

(唱)連日里卖字画难得一飽，

身無衣腹無食大雪飄搖。(园場)

天寒冷道路滑不覺跌倒，(跌倒介)

臥雪中誰救我性命一条！

冻死人也！

莫怀古　(惊介)哎呀！莫成，花园牆外，何人喊叫？

莫　成　待奴去看。(出介，看介，向湯勤)你是何人，为何倒臥在此？

湯　勤　我乃卖字画的。只因身上無衣，腹內無食，大雪紛飞，天寒地滑，一时跌倒此地，难以行走。望管家你救我一救！

莫　成　待我与你轉稟一声。(入介)启老爷：門外乃是卖字画之人，只因身上無衣，腹內無食，大雪紛飞，天冷地滑，故尔跌倒牆外。

莫怀古　既是卖字画之人，想必是一文人，如此落魄，甚是可憐。莫成，可將他扶入园內，在暖閣之前，我还要問話，賙济于他。

莫　成　遵命。(出介)卖字画的，我家老爷喚你，随我进来！

湯　勤　腹中寒痛，兩腿跌伤，难以行走。煩劳管家扶我一扶！

〔莫成扶湯勤起介〕

莫　成　你在暖閣以外候着。(入介)启老爷：卖画人已在閣外。

莫怀古　叫他进来。

莫　成　現有夫人、二夫人在此，豈可叫他进入閣中？

莫怀古　既是斯文一脉，我們閣中取暖，豈可叫他雪中站立？

不必拘泥，扶他进来！

莫　成　遵命。

〔莫成出介，扶湯勤入介〕

湯　勤　小生湯勤拜揖！（拜揖欲倒介）

莫怀古　不必行礼。且在那旁矮凳上坐下講話。

湯　勤　謝老爷！（坐介）

莫怀古　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誰，因何落魄至此？

湯　勤　老爷容禀！

（唱）家中被火产業淨，

剩下孤身只一人。

湯勤二字是名姓，

無奈卖画暂为生。

天寒地冷实难禁，

因此跌倒地埃塵。

哎呀，冷死我也！

莫怀古　莫成，你且將酒一杯与他飲了，赶出他腹中寒气，再作道理。

〔莫成斟酒与湯勤遞介〕

湯　勤　小生腹内寒痛，这冷酒不敢吃下。煩劳管家，替我热上一热。

莫　成　你只管吃下，这酒本是热的。

湯　勤　明明未曾用火温过，怎說是热的呢？

莫　成　你有所不知，你看那桌头之上，那个白玉杯兒，名叫“一捧雪”，乃是宝杯，將酒斟在其中，夏日無冰自凉，冬日無火自热，要是受了風寒感冒，飲了此杯之酒，立时痊愈。你且飲来！

湯　勤　此杯有如此的好处，待我飲来。（飲介）哎呀，果然酒

是热的。一时寒气驅散，腹中也不疼痛了。

莫怀古　可將殘肴与他些吃，腹內有食，再为講話。

〔莫成与湯勤菜湯介，湯勤吃介，現丑态介〕

莫　成　酒飯够了么？

湯　勤　連明日的都吃下了。

莫怀古　可將他字画拿来我看。

〔莫成拿湯勤字画与莫怀古看介〕

莫怀古　字是眞草隶篆，画是水墨丹青，如此才能，可惜呀可惜！（想介）啊，湯先生，我看你才学甚好，我意欲留你暫住我家，待等下官假滿，随我赴京，將来遇有机会，可以將你保荐得一官半职，不知你意下如何？

湯　勤　（起介）小生蒙大老爷賞賜酒食，又要留住府上，帶我赴京，恩德非淺。小生这里先行謝过！

莫怀古　不必謝了。

湯　勤　但是尙未請示大老爷貴姓大名？

莫怀古　下官莫怀古，乃新科翰林，授职太常寺正卿。

湯　勤　哎呀呀，原来是莫大老爷，小生失敬了！来来来，再行上一禮！

莫怀古　前已謝过了。

〔湯勤边行禮，边往上看介〕

湯　勤　上面坐的想是夫人了，小生这廂有禮！

傅　氏　湯先生不必多禮了。

〔湯勤边行禮，边又看介〕

湯　勤　但不知这位是？

莫怀古　小妾雪艳。

湯　勤　原来是二夫人，小生这廂有禮！

雪　艳　湯先生多礼了。

湯　勤　这“雪艳”二字，嬌艳的紧，对着这雪景清潔，梅花艳丽，二夫人的名字，可称得起对景相称的了。

〔雪艳不悦介〕

莫怀古　莫成，你可將湯先生引至書房，更衣歇息，明日再談。我們也进入內室去了。正是：

有意搭救多才士，

湯　勤　存心当报有心人。

傅　氏　慈心恐怕生禍事，

雪　艳　观其眸子知其心。

〔分下〕

第　十　場

湯　勤　（念数板）

業已忘憂，

不堪回首忆从头；

只圖富貴有，

不分恩与仇；

但得一步地，

就要出風头。

人家妻妾有，

叫我怎罢休？

只要宝杯、雪艳到我手，

全把那天理良心一笔勾、一笔勾！（坐介）

在下、湯勤。只因那日跌倒雪中，被大老爷將我搭救，每日与我同桌而食，待如上宾，妻室不避。我看那莫大老爷事事不加細心，固然是个忠厚長者，

但是自古道：忠厚是無用之别名。似此無用之人，他竟自高官厚祿，还有那"一捧雪"的宝杯，雪艳娘那般美妾。想我湯勤，精明强干，反不如他。正所謂"庸人多厚福"。老天呀老天！你也太不公道了！將来遇有机会，与雪艳娘子天緣有份，洞房一夜，就是不能同床共枕，死了也是甘心情願的呀！

〔莫成上〕

莫　成　奉了老爷命，来請湯先生。

啊，湯先生有礼了！

湯　勤　还礼。管家到此何事？

莫　成　老爷明日赴任，請湯先生一同前往。

湯　勤　但不知老爷可携眷赴任否？

莫　成　只因夫人多病，少公子在籍攻書，不便同去。

湯　勤　那雪艳娘子呢？

莫　成　一同前去。

湯　勤　老爷此去，少不得要帶着那"一捧雪"宝杯了。

莫　成　身不离杯，杯不离身。一定要帶去的。

湯　勤　如此妙得紧！

莫　成　什么"妙得紧"？

湯　勤　我的心事，你哪里知道？啊管家，我且問你：我看你的相貌与老爷好像孿生兄弟，不是衣服不同，就認不出了！

莫　成　湯先生，我的相貌虽然与老爷一样，却只是腦后缺少三台骨。所以有"貴賤""主僕"的分别了。

湯　勤　三台骨生在腦后，外人輕易不知。倘若你穿起老爷衣服，外人一定錯認你是老爷了。

莫　成　老爷衣服，我怎敢穿用！

湯　勤　哎呀呀，外人錯認还不要紧，倘若那雪娘子花前月下思春之时，錯把你当作老爷，莫管家呀，那时你恐怕也要代庖代庖。你眞眞艳福不淺哪！

莫　成　（怒介）湯先生，你要放尊重些！倘被老爷听見此話，成何事体？

湯　勤　我不过一时取笑，管家你不要煩惱。但不知明日是水路而行，还是旱路而行？

莫　成　从錢塘上船，轉道运粮河北上。尙有一事，老爷临行还要到各处辞行，煩劳湯先生先到岸边照应行李物件与二夫人登船。

湯　勤　照应二夫人登船？敢不效劳，敢不效劳！請！

〔分下〕

第十一場

〔船夫上，湯勤上〕

湯　勤　来此已是錢塘江岸。远远望見二夫人車輛来也。

〔雪艳，車夫上，雪艳下車介，車夫下。船夫搭扶手介，雪艳上船介，欲跌介，湯勤急扶介，雪艳扶湯勤上船介〕

湯　勤　好險哪！这还了得！吓了我一身大汗。

〔莫怀古騎馬，莫成背包袱上，湯勤迎介，众上船介〕

莫怀古　开船！

〔同下〕

第十二場

〔中軍上〕

中　軍　奉了少保命，各处去报文。

来此已是太常寺。門上有人么？

〔莫成上〕

莫　成　何事？

中　軍　現有严少保文書在此，接下了。

〔莫成接書介。中軍下〕

莫　成　有請老爷！

〔莫怀古上〕

莫怀古　何事？

莫　成　严少保有文書到来，老爷請看。（呈書介）

〔莫怀古看介，牌子〕

莫怀古　原来如此。莫成，有請湯先生！

莫　成　有請湯先生！

〔湯勤上〕

湯　勤　忽听老爷喚，迈步到堂前。

参見大老爷！

莫怀古　恭喜湯先生！賀喜湯先生！

湯　勤　小生何喜之有啊？

莫怀古　現有严少保行文到此，命各衙保荐文学人才。湯先生豈不有了出头之日了么？

湯　勤　小生原是跟随大老爷左右，以圖报效。

莫怀古　严少保乃是当朝寵臣，手眼通天。湯先生到了那里，如同平地登高，比在下官这里胜强百倍。不可失此机会。

湯　勤　容小生思忖思忖。

莫怀古　你且想来！

〔湯勤背供介，莫怀古起，偷听介〕

湯　勤　聞听人言，严世蕃乃現在权臣，到了那里，自不愁升官發財。只是我心中忘不了雪——

〔莫怀古拍湯勤肩介〕

莫怀古　“雪”什么？

湯　勤　这个！

莫怀古　哪个？到底忘不了“雪”什么？

湯　勤　忘不了“雪中相救的大恩”哪！（假哭介）

莫怀古　湯先生还是个有良心的人哪！

湯　勤　有良心的很哪！

莫怀古　不必恋恋。待我修書。

湯　勤　（背供介）几几乎露了馬脚，幸而我辯的好。哎呀鬧了我一头冷汗哪！

〔湯勤磨墨介，莫怀古修書介〕

莫怀古　（唱）修書禀上严侍郎：
　　此人名勤本姓湯，
　　文才智慧韜略广，
　　將来定是一栋梁。
　　一封書信忙修上，（遞書与湯勤介）
　　先生后面整行裝。

湯　勤　（唱）拜謝老爷將我引，
　　將来再报你的恩。（下）

莫怀古　湯勤此去，必能平步登云，也不枉我一片保荐之心也！
（唱）一封書荐走了小湯勤，
　　他此去必定是直上青云。
　　迈步兒且把那二堂来进，
　　見了那二夫人再把話云。

〔同下〕

一 捧 雪

赵德普藏本

第 一 場

〔"六么令"牌子。四龙套、四校尉引严世蕃上。湯勤由下場門上，迎接介〕

严世蕃　可惱哇可惱！

湯　勤　啊，老大人，今日下得朝来，为何这等煩惱？

严世蕃　湯勤，你哪里知道，今日在金殿之上与夏言老兒頂本，被他一本参倒。你道惱是不惱？

湯　勤　这有何难？明日太师上朝的时候，本尾略帶他一笔，也就够他受用的了。

严世蕃　湯勤，这几日你往哪里去了？

湯　勤　小子莫府謝官去了。

严世蕃　看將起来，你倒是个有良心的。

湯　勤　小子本来就有良心。眼前有一个人他却無有良心！

严世蕃　哪一个無有良心？

湯　勤　就是那莫大老爷他無有良心！

严世蕃　怎見得我那莫仁兄他無有良心？

湯　勤　請問老大人：先前莫大老爷献与大人的那只杯子，是眞的，还是假的？

严世蕃　自然是眞，哪有假的道理？

湯　勤　分明是假，怎說是眞？

严世蕃　怎見得？

湯　勤　那日小子过府謝官，在酒席筵前，观見眞杯現在他府。

严世蕃　老夫不信！

湯　勤　大人不信，过府搜杯！

严世蕃　搜得杯出？

湯　勤　莫爷之罪。

严世蕃　搜杯不出？

湯　勤　小子情願領罪。

严世蕃　好。校尉的！

四校尉　有！

严世蕃　順轎过府搜杯去者！

四校尉　啊！

严世蕃　（唱）湯勤說話如刀切，

过府去搜一捧雪。

〔四龙套、四校尉引严世蕃下。湯勤下〕

第　二　場

〔莫怀古、雪艳上〕

莫怀古　（唱）昨晚一夢大不祥，

雪　艳　（唱）眼跳心惊为哪樁？

〔“水底魚”。莫成上〕

莫　成　启禀老爷：严爷过府。

莫怀古　知道了。

〔同下〕

〔連場——“急急風”。四龙套、四校尉引严世蕃上〕

严世蕃　（唱）来在莫府下了轎，

会会当年旧故交。

〔莫成上〕

莫　成　有請老爷！

〔莫怀古上〕

莫怀古　何事？

莫　成　严爷已到府門。

莫怀古　知道了。

(唱)听説严爷到府門，

整整衣冠祀相迎。

莫不是升官未曾謝？

严世蕃　你做的嘉靖爷的官，謝我何来？

莫怀古　(唱)大人發怒为何情？

大人怒气不息，所为何来？

严世蕃　就为你来！

莫怀古　为我何来？

严世蕃　我且問你："一捧雪"献与不献，但凴于你；为何拿假杯哄我？

莫怀古　杯子只有一只，献与大人，并無第二。

严世蕃　你待怎講？

莫怀古　并無第二。

严世蕃　住了！

〔莫成暗下〕

严世蕃　(唱)听一言来怒气生，

罵声怀古太欺情。

进京未到一月整，

保你太常寺正卿。

人来与我忙搜定！

四龙套
四校尉　啊！

〔四龙套、四校尉搜杯介。莫成暗上，闖前門不能出去介，下〕

四龙套
四校尉　搜杯不出。

严世蕃　（唱）削土三尺再搜寻！

四龙套
四校尉　啊！

〔四龙套、四校尉削土搜杯介。莫成暗上，闖后門，逃下〕

四龙套
四校尉　玉杯無有。

严世蕃　起过了！

（唱）搜杯不出臉帶紅，

失却当年旧宾朋。

〔雪艳上。严世蕃看雪艳介〕

严世蕃　仁兄，身后何人？

莫怀古　賤妾雪艳。

严世蕃　請来見礼！

莫怀古　夫人，見过严大人！

雪　艳　参見大人！

严世蕃　仁嫂！

莫怀古　迴避了！

〔雪艳下〕

严世蕃　莫仁兄，眞杯也好，假杯也好，拿將出来，待小弟一观，不要你的也就是了。

莫怀古　方才言过，只有一只杯子，献与大人，并無第二。

严世蕃　有人亲眼得見！

莫怀古　何人亲眼得見？

严世蕃　湯勤亲眼得見！

莫怀古　湯勤？哦呵是了，那日湯勤过府謝官，酒席筵前，是我得罪于他，因此他在大人台前，搬动是非。有

道是：过耳之言，不可深信！

严世蕃　住口！

（唱）听罢言来怒气生，

我有言来听分明：

朝里朝外訪一訪，

严家父子甚样人？

人来与爷把轎順，

三日定灭尔的滿門！

〔四龙套、四校尉引严世蕃下〕

〔雪艳上〕

莫怀古　严爷下轎，莫成这个奴才哪里去了？

雪　艳　不知去向。

莫怀古　兩廂喚来。莫成！掌家！

雪　艳　莫成！掌家！

莫　成　（內）走啊！

〔"水底魚"。莫成上〕

莫　成　老爷受惊了！

莫怀古　我受的什么"惊"哪？

莫　成　老爷，莫非为了昨晚的酒？

莫怀古　嗯！你敢断定老爷吃酒？我打死你这个奴才！

〔莫怀古欲打莫成介，雪艳攔介〕

莫　成　縱然打死小人，可容小人講个明白？

莫怀古　你且講来！

莫　成　小人見严爷下轎之时，气色不正，就知为"一捧雪"而来。小人去到上房，扭开箱鎖，揣了"一捧雪"前門而逃，有严府校尉把守；小人打从后門而走，有严府家丁攔阻。小人只得从犬洞而逃，站在高坡之

上。見严爷去远，小人才得回来。老爷不問青紅皂白，开口就罵，举手就打，想我們为奴才的，也就难了啊！

莫怀古　哼！有了"一捧雪"，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夫人不要攔阻，待我打死这个奴才！

莫　成　小人打不起了！

雪　艳　待妾身向前。啊莫成，你家老爷打你，你知为了何事？

莫　成　小人不知。

雪　艳　就为的是那"一捧雪"。

莫　成　这"一捧雪"么，（兩望介）有有有，这不是"一捧雪"么？（献"一捧雪"介）

雪　艳　老爷，"一捧雪"在此。

莫怀古　嘔！

（唱）一見玉杯果是眞，

好个聪明小莫成。

走上前来掌家叫，

錯打你几下莫記在心。

有了"一捧雪"，拿稳做官，怕他何来？

莫　成　是呀，有了"一捧雪"，拿稳做官，怕他何来？啊老爷，严爷上轎之时，可曾講些什么？

莫怀古　講了兩句淡話。

莫　成　哪兩句淡話？

莫怀古　"三日之內，要灭尔的滿門"。

莫　成　嘔，"三日之內，要灭尔的滿門"？哎呀老爷呀！三日之后，难道灭夫人的滿門，还是灭小人的滿門？自然是灭老爷的滿門！

莫怀古　你待怎講？

莫　成　灭老爷的滿門！

莫怀古　哎呀！

(唱)听説三日灭滿門，

吓得我三魂少二魂。

走上前来掌家叫，

想一良策去逃生。

莫　成　啓禀老爷：有道是，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倒不如弃官逃走了吧！

莫怀古　如此往錢塘而逃！

莫　成　且慢！哪一个不知老爷是錢塘人氏？錢塘去不得！

莫怀古　往哪里而逃？

莫　成　那日跟随老爷进京求官，路过海岱門，見一位穿紅袍的長官，他叫什么戚——

莫怀古　戚繼光？

莫　成　正是。戚大人在哪里为官？

莫怀古　薊州总鎮。

莫　成　往薊州而逃！

莫怀古　吩咐外厢，顺轎、备馬！

莫　成　老爷，事到如今，用不得轎馬，只好步行了吧！

雪　艳　喂呀！(哭介)

莫怀古　夫人，下官連累你了！

〔牌子。雪艳哭下〕

莫怀古　莫成，你老爷进京，未到一月，就有这身荣耀，叫我怎能割舍？

莫　成　老爷，事到如今，舍不得也要舍！

莫怀古　罢！

〔同下〕

第 三 場

〔四龙套、四校尉引严世蕃上。湯勤由下場門上，迎接介〕

严世蕃　来，將湯勤綁了！

湯　勤　慢来慢来！留头講話！

严世蕃　你且講来！

湯　勤　啓禀大人：若是眞杯，他必定拿稳做官；若是假杯，他必定弃官逃走！

严世蕃　且听一报。

〔旗牌上〕

旗　牌　啓禀大人：莫怀古弃官逃走。

严世蕃　知道了。

〔旗牌下〕

湯　勤　啊大人，如何呀！

严世蕃　啊呀莫仁兄啊莫仁兄！眞杯也罢，假杯也罢，你只管做官，不該弃官逃走。外廂順轎！

湯　勤　大人順轎何往？

严世蕃　追赶莫仁兄回来做官。

湯　勤　他如今做不得官了！

严世蕃　怎么做不得官了？

湯　勤　拐帶皇家器皿，豈非是辱国欺君！

严世蕃　依你之見？

湯　勤　大人必須行文，命驛馬沿途追赶，無論文武大小衙門，拿获者，須要問他个罪名才是！

严世蕃　看文房伺候！

湯　勤　小子磨墨。

严世蕃　(修書，念介)“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严，票行閫外事：为犯官一名莫怀古，拐帶皇家印信，弃官逃走，有欺君辱国之罪。命馬上二校尉沿途追赶。無論文武大小衙門，拿获者——”

湯　勤　“斬头解京”！

严世蕃　呃！我那莫仁兄哪有这样的罪过？

湯　勤　这是他自作自受，哪个狗娘养的害他不成！

严世蕃　好！“斬头解京”！来，傳馬上校尉走上！

龙　套　馬上校尉走上！

〔張龙、郭仪上〕

張　龙
郭　仪　参見大人！

严世蕃　这有公文一角，沿途追赶莫怀古，不得有悞！

張　龙
郭　仪　遵命。(欲下介)

严世蕃　回来！莫怀古事小，“一捧雪”事大！

張　龙
郭　仪　是。(欲下介)

湯　勤　二位，“一捧雪”事小，雪娘子事大呀！

張　龙
郭　仪　哼！(下)

严世蕃　湯勤，从今以后，在老夫面前，当講則講；不当講，不要胡言乱講！

湯　勤　小人記下了。

严世蕃　正是：

惱恨怀古太不仁，

湯　勤　不該假杯哄大人。

严世蕃　可嘆一家俱失散，

湯　勤　但顾人头早解京！

严世蕃　好一个"早解京"！湯勤，随老夫来呀！

湯　勤　来了。

〔同下〕

第　四　場

〔四龙套引張龙、郭仪上〕

張　龙
郭　仪　俺、張龙。郭仪。

張　龙　請了！

郭　仪　請了！

張　龙　奉了严爷之命，追赶莫怀古。就此馬上加鞭！

郭　仪　請！

〔同下〕

第　五　場

莫怀古　（內）趲行者！

〔"香柳娘"牌子。莫怀古、雪艳、莫成上〕

雪　艳　喂呀！（哭介）

莫怀古　夫人为何不走？

雪　艳　兩足疼痛，难以行走。

莫怀古　夫人兩足疼痛，难以行走，如何是好？

莫　成　啊老爷，此处离蓟州不远。待小人进得城去，雇兩乘小轎，迎接老爷、夫人进城。（下介）

莫怀古　莫成轉来！

莫　成　老爷何事？

莫怀古　你要小心了！

莫　成　大家小心了。(下)

莫怀古　夫人，莫掌家前去雇轎。待下官攙扶于你，步行几步，在柳林藏躲。

〔四龙套引張龙、郭仪上〕

張　龙　啊！他們在前边走，我二人在后面赶，来到此地，为何不見？

郭　仪　想必在柳林里面藏躲，你我冒叫一声。

張　龙
郭　仪　里面可有莫怀古、莫大老爷？

雪　艳　啊老爷，外面有人喚你。

莫怀古　哪一位？

張　龙
郭　仪　你是莫怀古，鎖了！

〔四龙套鎖莫怀古、雪艳介。拉下〕

第　六　場

〔四龙套、張龙、郭仪鎖莫怀古、雪艳上，叫城介，劈栅子，击堂鼓介〕

〔"急急風"。四龙套、二旗牌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轅門鼓角声高，想必公文来到。

張　龙
郭　仪　請了！

戚繼光　請了！

張　龙
郭　仪　上司公文，大人請看。(呈公文介)

戚繼光　当堂拆封。(看公文介，惊介)人犯可曾帶齐？

張　龙
郭　仪　帶齐了。

戚繼光　帶上堂来！

張龙
郭仪　帶莫怀古、雪艳上堂！

〔四龙套帶莫怀古、雪艳上堂介〕

雪艳　喂呀！（哭介）

莫怀古　夫人不必害怕，来此戚賢弟的衙門，料無妨碍。

〔莫怀古、雪艳同进介〕

莫怀古　上面敢是戚——

戚繼光　嗯！本鎮点名，哪怕你不"齐"？听点！犯官莫怀古，女犯無名。帶下去！

〔莫怀古、雪艳同出介〕

莫怀古　哎呀夫人哪，事到如今，連戚賢弟也不認你我了！

雪艳　这都是你交的好朋友！

〔四龙套押莫怀古、雪艳下〕

張龙
郭仪　大人，人犯拿获，就該立即斬首，回京复命！

戚繼光　这！深夜处决，多有不便。暫押监中，明日五鼓天明，斬首解京。只是此事重大，必須兩家担待！

張龙
郭仪　何为"兩家担待"？

戚繼光　头門以里，仪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里面有灯，外面有鎖，鎖上加封。將你四人，鎖在一起，等候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头打入木桶，回复严爷。

張龙
郭仪　好便好，只是我二人太辛苦了！

戚繼光　自有你二人的下場。

張龙
郭仪　看他与我們的下場！

戚繼光　来！

旗牌甲　有。

戚继光　准备酒飯，款待二位差官！

旗牌甲　是。（向張龙、郭仪）随我来！

〔旗牌甲領張龙、郭仪下〕

戚繼光　唔呼呀，想我那莫仁兄，不知为了何事，冒犯严府身遭不幸。我想莫仁兄他有一掌家，名叫莫成，頗能办事，为何不跟随前来？哦呵是了，想是校尉拿人，不敢向前。不免去到大街寻找寻找。来，掌灯！

〔旗牌乙掌灯，引戚繼光走介〕

戚繼光　（唱）人来掌灯大街进，
　　　　大街小巷找莫成。

〔同下〕

第七場

〔起初更。更夫上〕

更　夫　（念）为人不打更，
　　　　打更受苦情；
　　　　風里也得去，
　　　　雨里也得行。

我薊州堂更夫便是。只因今夜拿住一名犯官莫怀古，五鼓天明，就要开刀問斬。奉了大人之命，巡更守夜。就此走走。

莫　成　（內）走哇！（上）

更　夫　拿住啦，拿住啦。

莫　成　拿住什么？

更　夫　拿住犯夜的啦。

莫　成　我是乡下人哪。

更　夫　乡下人不犯夜，难道城里人犯夜嗎？

莫　成　我是交錢粮的。

更　夫　交錢粮的，到文官衙門去呀，上我們武官衙門干什么呀？

莫　成　此地是什么衙門？

更　夫　乃是戚大人的衙門。

莫　成　原来如此。

〔幕内喊介〕

莫　成　为何这等喧嘩？

更　夫　你不知道，我告訴你：只因拿住一名犯官莫怀古，五更天明，就要斬首啦。

莫　成　唉，老爷呀！（哭介）

更　夫　你哭什么呀？

莫　成　不是喲，那莫大老爷为官清正，如今遭此不幸，怎不教我悲嘆哪！（泣介）

更　夫　我把你好有一比！

莫　成　比作何来？

更　夫　看兵書落泪——替古人担憂嘛！这么办：你先到我房里去，等到天明，你再去交錢粮。你随我来！

莫　成　是是是。

更　夫　我問問你，你多大岁数啦？

莫　成　一十六岁。

更　夫　嘔，小孩子呀！跟我进来。你进来沒有？在哪兒哪？（用手摸介）

莫　成　在这里。

〔更夫摸着莫成鬍子介〕

更　夫　你不是十六岁嗎，怎么有鬍子呀？

莫　成　我四十六岁了。

更　夫　嘔，是个老头子呀！你替我打更，我先睡一覺，你在那边兒，我在这边兒。

莫　成　是是是。

〔更夫睡覺介〕

〔起二更。旗牌乙掌灯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听譙楼打罢了二更时分，
八台官倒做了巡更之人。

莫　成　老爷呀！（哭介）

戚繼光　（唱）哭啼之人是哪个？

莫　成　小人莫——

戚繼光　禁声！

〔戚繼光拉莫成下，旗牌乙随下〕

〔幕內：打更的！打更的！〕

〔更夫醒介〕

更　夫　唉，来啦来啦。我的鑼哪？在这兒哪。我的鑼錘找不着啦，这怎么好哇？我拿腦袋撞吧！（下）

第　八　場

〔旗牌乙、戚繼光、莫成上〕

戚繼光　（唱）来在二堂問分明。

莫　成　参見大人！

戚繼光　罢了。你家老爷来了。

莫　成　可容我主僕一見？

戚繼光　下面伺候。

莫　成　謝大人！唉，老爷呀！（哭介，下）

戚繼光　来！

旗牌乙　有。

戚繼光　看看严府校尉可曾睡着？

旗牌乙　是。(下，又上)睡着了。

戚繼光　悄悄揭开封鎖，有請莫大老爷！

旗牌乙　遵命。(下)

〔旗牌乙引莫怀古、雪艳上〕

雪　艳　喂呀！(哭介)

莫怀古　(唱)夫人啼哭莫高声，
　　　　休要惊动严府人。
　　　　悲悲切切把二堂进，

戚繼光　(唱)有弟在此莫心惊。

〔"乱錘"。戚繼光攙莫怀古、雪艳、松刑介〕

戚繼光　莫仁兄，你掌家莫成来了。

莫怀古　在哪里？

戚繼光　有請莫掌家！

〔莫成上〕

戚繼光　你家老爷来了。

莫　成　老爷在哪里？老爷受惊了！

莫怀古　你这奴才，办得好事！

莫　成　事到如今，埋怨小人，也是枉然了。

戚繼光　是呀！埋怨他，也是枉然了。但不知莫仁兄为了何事，冒犯严府？

莫怀古　就为了那"一捧雪"。

戚繼光　"一捧雪"乃是一樁小事，为何有紧急公文到来！

莫怀古　来得好快呀！可容我一看？

戚繼光　那是自然。旗牌，掌灯！

〔旗牌乙掌灯介〕

戚繼光　仁兄請看！（遞公文介）

莫怀古　（念）"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严，票行閫外事。为犯官一名莫怀古，拐帶皇家印信，弃官逃走，有欺君辱国之罪。命馬上校尉沿途追赶。無論文武大小衙門拿获者——

〔戚繼光搶公文介〕

莫怀古　为何不叫我看了？

戚繼光　恐仁兄看了害怕！

莫怀古　看完了，也好作一准备。

莫　成　是呀！看完了，也好作一准备。（遞公文与莫怀古介）

莫怀古　（念）"拿获者，斬头解京"！哎呀！（暈倒介）

莫　成
雪　艳　老爷醒来！

莫怀古　（唱）听說斬头要解京，
　　　　好似鋼刀刺在心。
　　　　回头再与賢弟論，
　　　　想一良策救我身！

戚繼光　仁兄，有道是：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倒不如弃官逃走！

莫　成　大人，走得的么？

戚繼光　走得的！

莫　成　走得的，好，走啊！

戚繼光
莫怀古　走啊！

莫　成　走不得呀，走不得！

戚繼光　怎么走不得？

莫　成　哎呀大人哪！我家老爷，只为弃官逃走，才惹下这

塲杀身大禍。今日又要弃官逃走，豈不連累戚大人么？

莫怀古
雪　艳
戚繼光　哎呀！（乱錘）

戚繼光　仁兄，倒不如点动人馬反了吧！

莫　成　大人，反得的么？

戚繼光　反得的！

莫　成　反得的！好，反哪！

戚繼光
莫怀古　反哪！

莫　成　反不得呀，反不得！

戚繼光　怎么反不得？

莫　成　請問大人：薊州堂上有多少人馬？

戚繼光　三千人馬，五百守城軍。

莫　成　哎呀大人哪！这三千人馬，五百守城軍，在乱世年間，可以抵擋一陣；这太平年間，漫說交鋒打仗，就是墊馬蹄，也是不够啊！

莫怀古
雪　艳
戚繼光　哎呀！（乱錘）

戚繼光　唉！

（唱）叫你反来你不反，

叫你逃来你不行。

等到五鼓天明亮，

我坐法堂你受刑。

莫　成　老爷！夫人！大人哪！

（唱）一家人只哭得如酒醉，

老爷！夫人！大人哪！

雪　艳　喂呀！（哭介）

莫　成　（唱）那一旁哭坏了二夫人。

戚大人八台官救不了家主爷的命、家主爷的命，老爷呀！

蓟州堂悶坏了小莫成。

且住！曾記得跟随我家老爷进京之时，大夫人手捧一斗酒，叫道一声莫成啊掌家！此番跟随你家老爷进京求名，劝你家老爷酒要少飲，事要正办。若得办一兩椿好事，漫說我在錢塘；就是去世的先人，也感恩非淺。今日我家老爷在蓟州堂惹下杀身大禍，难道叫我袖手旁观？这！这！这！（想介）哎呀且住！想来想去，我倒又想起一椿心事来了，那一日随老爷拜客而归，路过十字街口，遇見一位相面先生，与我家老爷相了一相，然后又与我覷了一覷，叫道：莫掌家，莫大哥！你的好貴相，你的好骨格！你有你家老爷之相，可惜無有你家老爷之福，你家老爷日后有杀身大禍，要应在你的身上。那相面先生說得無心，我却听得有意。莫非此言就应在今晚这蓟州堂上？也罢！我家老爷待我十分恩厚，無恩可报。倒不如替我家老爷一死，縱然不能青史名标，也落个万古流芳。我就是这个主意呀！

（唱）走向前来忙跪定，

大人开了天地恩。

〔莫成向戚繼光跪介〕

戚繼光　莫成，你跪在我面前作甚？

莫　成　只要大人开恩，我家老爷有救了。

戚繼光　起来。仁兄醒来！

莫怀古　賢弟何事？

戚繼光　你有了救了。

莫怀古　救在哪里？

戚繼光　莫成言道仁兄有救。

莫怀古　莫成，你老爷救星在哪里？

莫　成　哎，事到如今，哪里来的救星？老爷待小人情同骨肉，無恩可报，只得替老爷一死！

莫怀古　想世間哪有人替人死的道理？你有这兩句話么，也就够了。

莫　成　老爷！說什么無有人替人死的道理？有輩古人說与大人、老爷、夫人一听！

戚繼光
莫怀古
雪　艳　慢慢的講来！

莫　成　老爷容禀：昔日楊生好养犬，酒醉睡臥在荒山。那放牛的牧童，不知事务，他就放火燒荒。那火看看燒到楊生的身边，那犬見主有难，就翻身跳下澗去，滚湿皮毛，舍身救主，来回数十趟，它就累、累死在荒山。楊生醒来，見犬已死在一旁。想那烏鴉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馬有渡江之力，犬有救主之心，畜生尚且如此，难道小人不如禽兽乎？老爷不叫小人替死，我就碰——（欲碰壁介）

戚繼光　不必如此！

莫怀古　掌家呀！

（唱）莫成請上我拜定，

　　拜你如同拜先人。

莫　成　（唱）未犯王法身受刑，

犹如进了枉死城。

眼望塘錢哭文祿，

我的兒啊！

小人有話要禀明。

莫怀古　你且講来！

莫　成　小人有一子，名喚文祿，在錢塘服侍大相公。大相公性情不好，开口就駡，举拳就打。可憐我那文祿孩兒，他三岁亡母。小人今日替老爷一死，算来他剛剛七岁，可算七岁亡父。望求老爷另眼看待我那文祿孩兒，小人縱死九泉，也是感恩非淺！

莫怀古　哎呀莫成啊！日后我若錯待你的孩兒，叫我天誅地灭！

莫　成　謝老爷！

（唱）水流千遭归大海，

原物交回旧主人。（交“一捧雪”与莫怀古介）

莫怀古　（唱）玉杯本是起禍根，

为你伤了小莫成。

恨不得將杯来摔碎！

〔莫怀古欲摔杯介，戚繼光、雪艳攔阻介〕

戚繼光　（唱）摔杯犹如欺先人。

將杯寄在弟衙內，

莫怀古　寄与賢弟，日后見杯，犹如見兄一般。

雪　艳　喂呀！（哭介）

莫怀古　賢弟請上，受愚兄一拜！

戚繼光　施礼为何？

莫怀古　將賤妾雪艳寄在賢弟衙內，不要当做仁嫂看待，全当使女丫环。

戚繼光　还是仁嫂看待。

莫怀古　多謝賢弟！

莫　成　老爷，还有小人呢！

莫怀古　賢弟請上，受愚兄一全祀！

戚繼光　施禮为何？

莫怀古　等到五鼓天明，將我恩人一刀斬首。还望賢弟在西門以外，柳林之下，立一碑牌，上写“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后来我那兒孙好与他燒錢化紙。

莫　成　小人不敢！

莫怀古　（唱）三件大事托付你，

〔起四更〕

莫　成　（唱）忽听譙楼打四更。

哎呀大人哪！譙楼鼓打四更，看看快到五鼓天明，难道薊州堂上有兩个莫怀古不成？

戚繼光
莫怀古　这！
雪　艳

戚繼光　仁兄，小弟有一好友，在古北为官。待弟修書一封，仁兄去到那里躲避躲避。

莫怀古　賢弟修書，愚兄更衣。

〔莫怀古、雪艳下〕

莫　成　待小人磨墨。（磨墨介）

〔戚繼光修書介〕

戚繼光　（唱）上写頓首三頓首，

拜上古北魏参謀：

怀古本是我好友，

还望仁兄好收留。

一封書信忙写就，

〔莫怀古、雪艳上〕

戚繼光　（唱）仁兄快快离蓟州。

莫怀古　（唱）多謝賢弟施惻隐，

搭救怀古命殘生。

回头便对夫人論，

下官言来你是听：

五鼓天明法場进，

你对莫成叫夫君。

莫　成　小人不敢！

莫怀古　（唱）辞別賢弟足踏鐙！（欲下介）

莫　成　老爷慢走！

莫怀古　（唱）莫非起下追悔心？

莫成，敢莫有追悔之意？来来来，把刑具与你老爷帶上了吧！

莫　成　小人哪有追悔之意？老爷此番前去，酒要少飲，事要正办，当交的朋友交上几个；切莫要再交湯勤那样的狗男女。若再惹下禍事，要想找我这第二个莫成啊，今生只恐难得的了！

莫怀古　話倒是兩句好話，可惜講迟了！

戚繼光　却还不迟。上馬去吧！

戚繼光　仁兄！兄長！仁兄啊！

莫怀古　賢弟！我妻，掌家呀！

雪　艳　老爷！我夫！夫啊！

莫　成　老爷！夫人！老爷呀！

〔莫怀古下〕

雪　艳　喂呀！（哭介）

戚繼光　（唱）仁嫂休要兩泪汪，
雪　艳　（唱）全憑大人作主張。
莫　成　（唱）大事全仗戚总鎮，
戚繼光　（唱）你的名兒天下揚。
〔雪艳哭下〕
戚繼光　莫成，五鼓天明，法場之上，一不要胡言，二不要乱語。本鎮的前程，你老爷的性命……
莫　成　大人！五鼓天明，法場之上，一不胡言，二不乱語。只求与小人一个快！
戚繼光　那个自然。
莫　成　謝大人！
〔戚繼光下〕
〔起五更〕
莫　成　文祿！我兒！今日盼为父回来，明日盼为父回来，盼来盼去，將为父盼到枉死城中！哎呀，想我莫成为奴一世，今日替我家老爷一死，乃是一樁喜事，必須大笑三声，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哎，兒呀！（哭下）

第　九　場

〔四龙套引戚繼光上，坐高台介〕
戚繼光　本鎮坐法場，埋下杀人樁。
本鎮、戚繼光。奉了严大人之命，监斬莫怀古。刀斧手！
刀斧手　（內）有！
戚繼光　將莫怀古綁上来！
刀斧手　啊！

〔二刀斧手綁莫成上。雪艳、張龙、郭仪随上。一禁卒背桶上〕

戚繼光　二位公差看得眞？

張　龙
郭　仪　看得眞。

戚繼光　見得明？

張　龙
郭　仪　見得明。

戚繼光　將莫怀古綁好了！

刀斧手　啊！

〔刀斧手与莫成挿招子介〕

莫　成　天哪，天！想我莫——

戚繼光　刀斧手，將莫怀古綁好了！

刀斧手　啊！

雪　艳　哎呀老爷呀，事到如今，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

莫　成　想我莫莫莫……怀古死的好不瞑目也！

戚繼光　斬！

刀斧手　啊！

〔慢“風入松”。刀斧手推莫成下，斬介，又上，献头介。雪艳看头介，下。禁卒將莫成头打入木桶介〕

戚繼光　二位上差，这是你們的下場，（回文）还有本鎮叩問严大人的金安！

張　龙
郭　仪　謝大人！（下）

戚繼光　众將官，回衙去者！

众　　　啊！

〔同下〕

审头刺湯

潘俠風藏本

第一場

〔四龙套、湯勤引严世蕃上〕

严世蕃　公文捉拿莫怀古，

湯　勤　諒他夫妻难逃脫。

〔二青袍抬头桶与張龙、郭仪上〕

張　龙
郭　仪　門外稍候！

二青袍　是。

〔張龙、郭仪进介〕

張　龙
郭　仪　叩見大人！

严世蕃　罢了。莫怀古可曾拿获？

張　龙
郭　仪　拿获了。

严世蕃　在何处拿获？

張　龙
郭　仪　蓟州地面。

严世蕃　什么时候？

張　龙
郭　仪　黄昏时候。

严世蕃　怎样进城？

張　龙
郭　仪　叫开城門，劈开栅子，击动堂鼓，才見戚大人。

严世蕃 戚大人是怎样吩咐？

張龙
郭仪 戚大人言道：此事重大，必須要兩家担待！

严世蕃 何謂“兩家担待”？

張龙
郭仪 头門以里，二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四人鎖在一处，門上加鎖，鎖上加封，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头打入木桶，回复严爷。

严世蕃 人头現在何处？

張龙
郭仪 現在門外。

严世蕃 搭上来！

張龙 （向外）將人头抬进来！

〔二青袍抬头桶进介，二青袍下〕

〔严世蕃、湯勤同看人头介〕

严世蕃 莫仁兄啊莫仁兄！为了小小的“一捧雪”，举家分散，如今遭此杀身大禍，令人可嘆！

湯勤 大人不必悲嘆。人头乃是假的！

严世蕃 啊！怎么此头是假的么？

湯勤 正是假的。

严世蕃 怎見得？

湯勤 莫怀古的人头，有兩样貴处。此头無有，便是假的。

严世蕃 哪兩样貴处？

湯勤 前有梅花痞，后有三台骨。

严世蕃 有道是：人死有变哪！

湯勤 这梅花痞可以变得；那三台骨乃是生就的骨头，一輩子也爛不掉的！

严世蕃 有这等事！胆大戚繼光，竟敢蒙哄老夫，待我上殿

啓奏。外廂順轎!

〔湯勤、張龙、郭仪分下〕

〔四龙套引严世蕃圓場，上殿介，四龙套下〕

严世蕃　臣、严世蕃見駕，吾皇万岁!（跪介）

嘉靖帝　（內）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严世蕃　啓奏万岁：今有薊州总鎮戚繼光，监斬莫怀古，人头是假，我主降旨!

嘉靖帝　（內）旣有此事，孤王降旨一道，去往薊州將戚繼光等一概人犯，解进京来，交与錦衣衛大堂陆炳审問。領旨下殿!

严世蕃　領旨!（起介）

〔四龙套上，引严世蕃圓場，进府介。湯勤暗上，迎接介，四龙套下〕

湯　勤　聖上怎样傳旨?

严世蕃　聖上降旨一道，將戚繼光、雪艳等一概人犯，解进京来，交与錦衣衛大堂陆炳审問。

湯　勤　啓禀大人：想那陆炳与莫怀古、戚繼光等乃是摯交好友，只怕从中有弊!

严世蕃　依你之見呢?

湯　勤　依小官之見，莫若派一心腹之人，前去会审人头，方保無弊。

严世蕃　老夫心腹之人就是你，就命你前去会审人头!

湯　勤　小官遵命。

严世蕃　正是：惱恨繼光太不仁，

湯　勤　不該假头哄大人!

〔同下〕

第 二 場

〔四校尉押戚繼光、雪艳上，过場，下〕

第 三 場

〔四龙套、一門子引陆炳上〕

陆 炳 （引）奉命审人头，王法律条誰不愁！

（詩）胸罗星斗志凌云，

一片丹心保大明。

哪怕权臣与奸佞，

国法森严不容情！

老夫、陆炳。嘉靖駕前为臣。官拜錦衣指揮使。只因莫仁兄为了“一捧雪”，得罪严府，弃职逃走。严府差人追赶，在蓟州拿获，斬头解京。湯勤咬定人头是假，聖上命我审問此案。我想人头若是眞的，还則罢了；若是假的，豈不連累許多好人？此事叫我好为难也！

〔幕內：湯老爷到！〕

門 子 湯老爷到。

陆 炳 哎呀且住！老夫正在为难之际，那湯勤到来。我想湯勤乃严府的耳目，此番前来，老夫倒要小心一二。来！

門 子 有。

陆 炳 傳話出去：老夫有王命在身，不能迎接湯老爷。請湯老爷大堂叙話！

門 子 遵命。（向外）大人有王命在身，不能迎接湯老爷。請湯老爷大堂叙話！

湯　勤　（內）嗯吓！（上）

湯　勤　（念）只为雪艳美佳人，

　　　　費尽玲瓏七孔心；

　　　　但願他心合我意，

　　　　人头是假也是眞。

　　　參見老大人！

陆　炳　湯老爷，淸晨过衙，敢莫是拿老夫的弊病来了？

湯　勤　告辞！

陆　炳　轉来！湯老爷为何去心忒急？

湯　勤　不是喲！老大人你的疑心忒大了！

陆　炳　老夫乃是一句戏言。

湯　勤　老大人虽是一句戏言，小官我担待不起呀！

陆　炳　哈哈哈！湯老爷到此，必有所为？

湯　勤　奉了严爷之命，前来会审人头。

陆　炳　嘔！"会审人头"？

湯　勤　正是。

陆　炳　好好好，如此湯老爷請来上坐！

湯　勤　哎呀呀，此乃朝廷的法堂，小官焉敢妄坐？

陆　炳　怎么，你也曉得"朝廷的法堂"么？

湯　勤　此乃是有王法的所在，小官怎么不曉啊！

陆　炳　（冷笑）哼哼哼！曉得就好，設坐一旁。

湯　勤　謝坐！

陆　炳　湯老爷来的正好啊！若是不来，老夫还要具一名帖，差人請湯老爷过衙会审人头。

湯　勤　小官一喚即至，何須加个"請"字？

陆　炳　湯老爷，老夫审問此案，倘有不到之处，还要湯老爷多多的指教！

湯　勤　老大人你忒謙了。

陆　炳　来，帶人犯！

門　子　帶人犯！

〔張龙、郭仪、戚繼光、雪艳上。門子点名介〕

門　子　張龙、郭仪！

張　龙
郭　仪　有。

門　子　戚繼光！

戚繼光　有。

門　子　雪艳！

雪　艳　有。

陆　炳　戚繼光、雪艳下去！

戚繼光
雪　艳　是。（下）

陆　炳　張龙、郭仪！

張　龙
郭　仪　有。

陆　炳　我来問你：莫怀古夫妇，是你等拿获，还是薊州的兵丁拿获？

張　龙
郭　仪　是我等拿获。

陆　炳　哪里拿获？

張　龙
郭　仪　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陆　炳　什么时候？

張　龙
郭　仪　黃昏时候。

陆　炳　怎样进城？

張　龙
郭　仪　叫开城門，劈开栅子，击动堂鼓，才見戚大人。

陆　炳　戚大人是怎样吩咐？

張　龙
郭　仪　戚大人言道：此事重大，必須要兩家担待！

陆　炳　何謂“兩家担待”？

張　龙
郭　仪　头門以里，二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四人鎖在一处，門上加鎖，鎖上加封，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头打入木桶，解进京来，回复严令。

陆　炳　可是实情？

張　龙
郭　仪　句句实情。

陆　炳　下去！

張　龙
郭　仪　是。（下）

陆　炳　帶雪艳！

門　子　帶雪艳！

〔雪艳上〕

雪　艳　叩見大人！

陆　炳　雪艳！

雪　艳　有。

陆　炳　你夫妻是严府的校尉拿获，还是蓟州的兵丁拿获？

雪　艳　是严府的校尉拿获。

陆　炳　哪里拿获？

雪　艳　蓟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陆　炳　什么时候？

雪　艳　黄昏时候。

陆　炳　怎样进城？

雪　艳　叫开城門，劈开栅子，击动堂鼓，才見戚大人。

陆　炳　戚大人是怎样吩咐？

雪　艳　戚大人言道：此事重大，必須要兩家担待！

陆　炳　何謂“兩家担待”？

雪　艳　头門以里，二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我等四人鎖在一处，門上加鎖，鎖上加封，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头打入木桶，解进京来，回复严爷。

陆　炳　可是实情？

雪　艳　句句实情。

陆　炳　下去！

雪　艳　是。（下）

〔湯勤呆看雪艳介〕

陆　炳　湯老爷！湯老爷！嗳，湯老爷！

湯　勤　哦哦哦，老大人！

陆　炳　我想戚繼光乃是現任官員，此事不过牽連在內，老夫意欲賜他一个矮坐，湯老爷意下如何？

湯　勤　原有他的矮坐。

陆　炳　嘔！“原有他的矮坐”？

湯　勤　原有他的矮坐。

陆　炳　来，帶戚繼光！

門　子　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　参見大人！

陆　炳　戚繼光，湯老爷賜你一个矮坐，你要当面謝过！

戚繼光　多謝湯老爷！

湯　勤　謝过老大人！

戚繼光　多謝大人！

陆　炳　戚繼光！

戚繼光　有。

陆　炳　莫怀古夫妇，是你的兵丁拿获，还是严府的校尉拿获？

戚繼光　乃是严府的校尉拿获。

陆　炳　在哪里拿获？

戚繼光　蓟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陆　炳　什么时候？

戚繼光　黄昏时候。

陆　炳　怎样进城？

戚繼光　叫开城門，劈开柵子，击动犯官的堂鼓，才見犯官。

陆　炳　你是怎样吩咐？

戚繼光　犯官言道：此事重大，必須要兩家担待！

陆　炳　何謂"兩家担待"？

戚繼光　头門以里，二門以外，有一軍牢小房，將他們四人鎖在一处，門上加鎖，鎖上加封，等到五鼓天明，看着綁，看着斬，人头打入木桶，解进京来，回复严爷。

陆　炳　可是实情？

戚繼光　句句实情。

陆　炳　下去！

戚繼光　是。（下）

陆　炳　啊，湯老爷！

湯　勤　老大人！

陆　炳　这个人头是眞的了啊！

湯　勤　怎見得？

陆　炳　老夫审問他們四人的口供，俱是一样，这岂不是眞的了么？

湯　勤　回禀老大人：他們四人一路而来，同宿旅店，串通了供詞，前来蒙哄老大人。

陆　炳　嘔！他們四人一路而来，同宿旅店，串通了供詞，前来蒙哄老夫么？

湯　勤　是呀，前来蒙哄老大人你啊！

陆　炳　老夫倒有一个憑天断哪。

湯　勤　何为"憑天断"？

陆　炳　前日斬了几个人头，未曾示众。拿来摆在堂口，連那莫怀古的人头，也摆在其內。叫那雪艳前来相認。認眞便眞，認假便假。湯老爷以为如何？

湯　勤　老大人的高見。

陆　炳　来，將前日斬的几个人头与那莫怀古的人头都摆在堂口！

四龙套　是。（摆人头介）

陆　炳　帶雪艳！

門　子　帶雪艳！

〔雪艳上〕

雪　艳　叩見老大人！

陆　炳　雪艳！

雪　艳　有。

陆　炳　老夫言道：人头是眞；湯老爷言道：人头是假。眞假一时难定。老夫倒有个憑天断。

雪　艳　何为"憑天断"？

陆　炳　前日老夫斬了几个人头，未曾示众。如今將他們摆在堂口，連你丈夫的人头也在其內。命你向前相認。

認眞便眞，認假便假。哪一个是你丈夫的人头，你要抱来見我！

雪　艳　謝大人！

（唱二黄散板）

陆大人坐在法堂上，

吩咐雪艳女娘行。

輕移蓮步下公堂，

血淋淋的人头列兩旁。

那边厢好似夫模样，

他、他、他……人死为何面皮黃？

这厢不是那厢看，

喂呀！（抱头，哭介）

怀抱人头跪公堂。

陆　炳　可是你丈夫的人头？

雪　艳　正是。

陆　炳　下去！

雪　艳　是。（下）

陆　炳　来，將人头撤去。

四龙套　啊。（撤人头介）

〔湯勤呆望雪艳介〕

陆　炳　湯老爷！湯老爷！嗳，湯老爷！

湯　勤　哦哦哦，老大人！

陆　炳　我想这个人头越發是眞的了。

湯　勤　怎見得？

陆　炳　你看雪艳，上得堂来，不顧骯髒，抱住她丈夫的人头痛哭，这豈不是眞的了么？

湯　勤　小官把她好有一比！

陆　炳　比作何来？

湯　勤　猫兒哭老鼠——

陆　炳　此話怎講？

湯　勤　假慈悲！

陆　炳　嘔！她是"假慈悲"？

湯　勤　不錯，乃是假慈悲。

〔四龙套、門子同作流淚介

陆　炳　啊湯老爷，你看这兩旁的衙役，俱都落泪，难道說他們也是"假慈悲"么？

湯　勤　我把他們也有一比！

陆　炳　又比作何来？

湯　勤　看兵書落泪——

陆　炳　此話？

湯　勤　替古人担憂啊！

陆　炳　怎么，他們是"替古人担憂"么？

湯　勤　不錯，他們乃是替古人担憂啊！

陆　炳　啊湯老爷，你怎么不替"古人担憂"啊？

湯　勤　我与他非亲非故，替他担的什么"憂"啊？

陆　炳　你一口咬定：人头是假。难道說那莫怀古的人头还有什么質对么？

湯　勤　大大的有一个質对。

陆　炳　有什么質对？講！

湯　勤　那莫怀古的人头，前有梅花痣，后有三台骨。

陆　炳　有道是：人死有变哪！

湯　勤　梅花痣可以变得；三台骨乃是生就的骨头，它是一輩子也爛不掉的！

陆　炳　怎么"一輩子也爛不掉的"？

湯　勤　一輩子也爛不掉的！

陆　炳　啊湯老爷，我想这梅花痣長在臉上，可以看見；想那三台骨生在腦后，你是怎么曉得的呀？

湯　勤　这！提將起来，这話么可就長了。

陆　炳　慢慢講来！

湯　勤　想当年小官不得第的时节，在錢塘卖字画为生。那莫大老爷，新举进士，拜客而归，路过小官的画棚，見我的字么，乃是眞草隶篆；我的画么，乃是水墨丹靑。莫大老爷他乃是讀書之人，就起下了憐才爱士之心，將我喚进府去，幕宾相待。补官之时，將我帶进京来；又將我荐与了严府。在一路之上，同桌用飯，同盆洗臉。这梅花痣和那三台骨，小官是看得眞而又眞，确而又确，一些兒也不差呀！

陆　炳　如此說来，你与那莫大老爷有旧！

湯　勤　我們是情同骨肉。

陆　炳　但不知他待你如何？

湯　勤　恩重如山。

陆　炳　叫老夫我好恨哪！

湯　勤　老大人敢是"恨"着小官不成么？

陆　炳　呃，焉敢恨着湯老爷？我恨的是那莫怀古大大的失了眼力！

湯　勤　怎見得是"失了眼力"？

陆　炳　湯老爷你想啊！你不得第的时节，在錢塘卖字画为生。那莫大老爷拜客而归，路过你的画棚，見你的字，乃是眞草隶篆；見你的画，乃是水墨丹靑。想他乃是讀書之人，就起下了憐才爱士之心。我想当初那莫大老爷多买你几張字画，多把你一些銀錢，

也就是了；他就不該將你帶到家去，以幕宾相待。縱然將你帶到家去；也不該將你帶进京来。縱然將你帶进京来；也不該將你荐入严府。严府若不重用于你，如今哪有你这鉄板的干証？依老夫看来，人头是眞也是眞，是假也是眞，老夫就是这样的落案了。

湯　勤　告辞！

陆　炳　哪里去？

湯　勤　回复严爷！

陆　炳　你是怎样回复？

湯　勤　我就說老大人审問人头，不明不白，糊里糊塗，就落了案了。

陆　炳　我来問你：那严爷他是狼？

湯　勤　不是狼。

陆　炳　他是虎？

湯　勤　也不是虎。

陆　炳　吞吃我陆炳不成？

湯　勤　虽不是狼虎，倒有些虎狼之威呀！

陆　炳　你待怎講？

湯　勤　倒有些虎狼之威！

陆　炳　（冷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湯　勤　老大人为何發笑啊？

陆　炳　我笑你这兩句話呀，說的是顚而又狂、尊而又大。

湯　勤　怎見得呢？

陆　炳　我方才問你，那严爷他是狼，你道不是狼；我又問你，他是虎，你又說道他不是虎。他縱然是狼，我有打狼的汉子；縱然是虎，我有擒虎的英雄。想我陆炳

为官以来，一不欺君，二不傲上，三不貪贓，四不賣法。我是以公为公，毫無私弊！我做的乃是嘉靖皇上的官，我又不是那严府的走狗，使用的奴才！想我陆炳乃是二甲进士出身，奉了天子之命，在此审問莫怀古的人头。你不过是領了严大人一句話呀，过得衙来会审人头。我与严大人一殿为臣，是敬其上而礼其下，才賜了你一个座位。你就該坐在一旁，耳聞目睹，听其自然才是。怎么你一不耳聞，二不目睹，一口咬定，人头是假。来在我这錦衣衛大堂，这么摆来摆去，湯老爷，我又不买你的"字画"呀！真乃是無羞無耻，不知自爱。左右，撤座！

湯　勤　哎呀呀，这是我自討無趣呀！这便怎么处？有了，待我上前賠个笑臉也就是了。啊老大人！（笑介）啊哈哈哈！小官不会飲酒，今天吃了几杯早酒，酒言酒語冲撞了老大人，喏喏喏，小官这里賠礼了！

陆　炳　怎么湯老爷吃了酒了？

湯　勤　是呀，吃了酒了。小官乃是一句戏言哪。

陆　炳　虽是一句戏言，与审問人头一案，大有妨碍呀！

湯　勤　下次不敢。

陆　炳　下次不可！

湯　勤　下次不敢。

陆　炳　請坐！

湯　勤　多謝老大人！

陆　炳　湯老爷，这人头是要怎样落案呢？

湯　勤　自古道：妙手問賊賊不招，举棍打犬犬必逃。不动大刑，諒他們是不招的。

陆　炳　怎么"不动大刑，他們是不招的"么？

湯　勤　是的。

陆　炳　湯老爷，你看这上？

湯　勤　青天。

陆　炳　这下？

湯　勤　浮土。

陆　炳　你我为官呢？

湯　勤　全憑“良心”二字。

陆　炳　若無有良心呢？

湯　勤　这無有良心么！

陆　炳　怎么样？

湯　勤　叫天狗吃了他們。

陆　炳　噢！“叫天狗吃了他們”？

湯　勤　是，叫天狗吃了他們。

陆　炳　哼！想这样伤天害理之事，旁人做得出来；难道我陆炳就做不出来么？来，帶張龙、郭仪！

門　子　帶張龙、郭仪！

〔張龙、郭仪上〕

張　龙
郭　仪　叩見大人！

陆　炳　嘟！我把你这兩个奴才，領了严府一角公文，不知誤了多少大事！来，扯下去打！

張　龙
郭　仪　湯老爷講情！

湯　勤　老大人，他二人打不得呀。

陆　炳　啊！怎么我連他二人都“打不得”么？

湯　勤　哎呀老大人，他二人乃是牽連在內。

陆　炳　敢是与他講情？

湯　勤　老大人开恩！

湯　勤　看在湯老爷的份上，暫且記打記責。下去！

張　龙
郭　仪　多謝大人！（下）

湯　勤　帶戚繼光！

門　子　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　参見大人！

陆　炳　嘟！身为八台总鎮，斬个人头，都是这样不明不白。来，大刑伺候！

下旨官　（內）火詔下！

門　子　火詔下。

陆　炳　帶下去！

〔戚繼光下〕

陆　炳　啊湯老爷，火詔到此，是审头事大，还是接詔事大呢？

湯　勤　自然是接詔事大。

陆　炳　王命为尊？

湯　勤　王命为尊。

陆　炳　湯老爷請至書房待茶。

湯　勤　告退！（下）

陆　炳　来，請詔！

〔四龙套引下旨官上〕

下旨官　聖旨下，跪！

陆　炳　万岁！（跪介）

下旨官　听宣讀。詔曰：今有犯官三名，江洋大盗一十八名，命刑部大堂监斬。刑部患病，命錦衣衛陆炳代行监斬。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陆　炳　万万岁！（起介）二堂留宴。

下旨官　王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

陆　炳　奉送。

〔四龙套引下旨官下。湯勤上〕

湯　勤　啊老大人，火詔到此，为了何事？

陆　炳　今有犯官三名，江洋大盗一十八名，聖上命刑部监斬。刑部染病，因此命我监斬。啊湯老爷，是审头事大，还是斬头事大呢？

湯　勤　自然是斬头事大。

陆　炳　啊湯老爷，老夫意欲請湯老爷背审雪艳，不知湯老爷意下如何？

湯　勤　小官当得效劳。

陆　炳　来，帶雪艳！

門　子　帶雪艳！

〔雪艳上〕

雪　艳　叩見大人！

陆　炳　雪艳，老夫奉命监斬，將你交与湯老爷背审。不准翻供。若是翻供，你可知道吃罪不起呀！来，將她吊起来！

雪　艳　喂呀！（哭介）

〔二龙套吊雪艳介〕

陆　炳　帶張龙、郭仪！

門　子　帶張龙；郭仪！

〔張龙、郭仪上〕

張　龙
郭　仪　叩見大人！

陆　炳　命你二人看守雪艳，不准卖放。若是卖放，打断尔

的狗腿！

張　龙
郭　仪　是。

陆　炳　帶戚繼光！

門　子　帶戚繼光！

〔戚繼光上〕

戚繼光　参見大人！

陆　炳　身为八台总鎮，斬个人头，不明不白。如今老夫奉命监斬。与你备小轎一乘，随在轎后。老夫斬几个人头，与你見識見識。来，开道！

四龙套　啊！

〔四龙套引門子、戚繼光、陆炳下〕

湯　勤　啊二位，你們在此作甚哪？

張　龙
郭　仪　在此看守雪艳。

湯　勤　如此二位辛苦了！

張　龙
郭　仪　好說。

湯　勤　有下官在此，你二人后面歇息去吧！

張　龙
郭　仪　陆大人有命，我二人不敢远离。

〔湯勤与張龙、郭仪銀兩介〕

湯　勤　二位，我这里有一茶之敬，請你們吃杯茶吧！

張　龙
郭　仪　湯老爷的銀子，我們不敢收。

湯　勤　敢莫是嫌輕？

張　龙
郭　仪　如此多謝湯老爷！

張　龙　伙計，这个人头，明明是眞，也不曉得哪个混賬忘

八蛋偏說是假，害得我們也不能銷票。从今以后，你在外面訪，我在里面訪，訪着此人，將他吊在楊柳树上，刮东風，往西擺，刮西風，往东擺，擺来擺去，活活擺死这个忘八日的，老爷，你是一个好人哪！哈哈哈……

〔張龙、郭仪下〕

湯　勤　可惡的东西。啊雪娘子，啊哈哈哈……啊雪娘子，这个人头，我說眞就眞，我說假，他一輩子也眞不了！我想你乃是聰明伶俐之人，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

雪　艳　啊湯老爷，你且退后一步，容我思忖思忖。

湯　勤　請便。

雪　艳　哎呀且住！我看湯勤有納我之意。这便怎么处！嗯，我自有道理。啊湯老爷，当初在錢塘上船的时节，我扶了你一把，我那心中么，就有了你了！

湯　勤　怎么，当初在錢塘上船的时节，你扶了我一把，你那心中就有了我了？哎呀我那——

四龙套　（內）嘔！

湯　勤　不要乱七八糟的！

〔四龙套、門子引陆炳上〕

陆　炳　（唱二黃散板）

大炮一响人头落，

为人莫犯律蕭何。

湯　勤　老大人监斬人头，多有辛苦！

陆　炳　为国效劳，何言“辛苦”？

湯　勤　但不知斬的都是什么人犯？

陆　炳　犯官三名，一十八名江洋大盜。

湯　勤　請問这三名犯官，所犯何罪？

陆　炳　这头一名犯官，乃是剋扣軍餉，携款潜逃。啊湯老爷，这該問他个什么罪名？

湯　勤　剋扣軍餉，携款潜逃，按律当斬。

陆　炳　斬首了。

湯　勤　这第二名呢？

陆　炳　这第二名犯官，乃是临陣脫逃，失落城池。这該問何罪？

湯　勤　临陣脫逃，失落城池，也該問斬。

陆　炳　也斬首了。

湯　勤　斬的好！但不知这第三名犯官呢？

陆　炳　这第三名犯官么？

湯　勤　正是。

陆　炳　这名犯官，在他不得第的时节，多蒙他恩主搭救，后来他恩主將他荐与了大官，他反在大官面前，搬动是非，害了他恩主的性命。啊湯老爷，这該問他一个什么罪名呢？

湯　勤　像这一名犯官么？

陆　炳　是呀！

湯　勤　像这样的人，若是犯在小官手內，將他帶上堂来，輕輕地打他几十手简子也就完了！

陆　炳　怎么，"輕輕地打他几十手简子也就完了"么！

湯　勤　不錯，輕輕地打他几十手简子也就完了。

陆　炳　哼！我想这名犯官，不犯在老夫手內便罢；若是犯在老夫的手內，我定要將他碎剮凌迟！

湯　勤　哎呀呀，忒重了！

陆　炳　忒輕了！

湯　勤　忒重了！
陆　炳　啊？
湯　勤　啊？
陆　炳　（讒笑）哈哈哈……
湯　勤　（獃笑）哈哈哈……
陆　炳　啊湯老爷，你背审雪艳，怎么样了？
湯　勤　老大人，这个人头是眞的了。
陆　炳　啊，人头是眞的了？
湯　勤　是眞的了。
陆　炳　湯老爷，你进衙半日，才說了这一句有良心的話呀！
湯　勤　小官本来是个有良心的。
陆　炳　人头是眞，老夫就要落案了！
湯　勤　全憑老大人。
陆　炳　張龙、郭仪？
湯　勤　銷票無事。
陆　炳　戚繼光？
湯　勤　原任八台。
陆　炳　雪艳？
湯　勤　全憑老大人發落。
陆　炳　但憑于我么？
湯　勤　全憑老大人。
陆　炳　（想介）將她發往錢塘。
湯　勤　錢塘路远。
陆　炳　怎么錢塘路远？（作思狀）送回蓟州！
湯　勤　蓟州無人。
陆　炳　怎么蓟州無人？

湯　勤　是呀，無有她的亲人哪。

陆　炳　也罢！寄在老夫的衙內吧！

湯　勤　怎么，寄在老大人的衙內？

陆　炳　是呀。

湯　勤　人头是假，你还要背审背审哪！（下）

陆　炳　哎呀且住！听湯勤言来語去，分明是有霸占雪艳之意。我若不將雪艳断与湯勤，人头何日落案？莫仁兄的寃仇，何日得报？我若將雪艳断与湯勤，漫說是滿朝文武，就是这兩旁的衙役，俱都要道我無才。这！这！这！……

雪　艳　好一个不明白的陆大人哪！（泣介）

陆　炳　哎呀且住！老夫正在为难之际，那雪艳言道："好一个不明白的陆大人，"嘔嘔嘔是了。想当初，我那莫仁兄也曾对我言講，說道雪艳虽然是妓女出身，倒是个节烈的女子。莫非今日她有意与我那莫仁兄报仇么？雪娘子啊莫仁嫂！你若有意与我那莫仁兄报仇，老夫拚着这頂烏紗不要，也要与你担待担待。正是：淸官暫把昏官做，聪明权做懵懂人。

〔湯勤暗上〕

湯　勤　老大人为何背地沉吟？

陆　炳　非是老夫背地沉吟，我若將雪艳發往錢塘，錢塘路远；送回蓟州，蓟州無人；寄在老夫的衙內吧，出入又有些个不便！

湯　勤　着哇！出入不便哪！与老大人的声气也不好听哪！

陆　炳　倒不如寄在湯老爷的衙內吧！

湯　勤　啊老大人，我想雪艳又不是一样物件，今日寄在东，明日寄到西，老大人要办么，就办一个水落而石出

啊！

陆　炳　怎么要办一个"水落石出"？

湯　勤　是呀，要办一个水落而石出！

陆　炳　啊湯老爷，你可曾携眷哪？

湯　勤　不瞞老大人，小官还未曾娶妻呢！

陆　炳　怎么湯老爷还未曾娶过妻么？

湯　勤　是呀，还未曾娶过妻呀！

陆　炳　哎呀呀，这倒巧得很！如此老夫为媒，將雪艳断与湯老爷，以为侍妾，不知湯老爷意下如何？

湯　勤　啊，老大人，此話可是眞的么？

陆　炳　眞的呀！

湯　勤　哎呀呀，老大人，你眞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請上受我一拜！

陆　炳　啊湯老爷，不要失了你的官体啊！

湯　勤　这！这！这！哈哈哈……

陆　炳　哼哼哼……請坐！

湯　勤　謝坐！

陆　炳　湯老爷，这人头呢？

湯　勤　人头是眞的了。

陆　炳　人头是眞，老夫要落案了！

湯　勤　但憑老大人。

陆　炳　来，帶張龙、郭仪！

衙　役　帶張龙、郭仪！

〔張龙、郭仪上〕

張　龙
郭　仪　叩見大人！

陆　炳　人头是眞，已然落案。湯老爷为証，这有公文一角，

回复严爷。外有手本，問候金安。

張龙
郭仪　多謝大人！（下）

陆　炳　来，將雪艳放下来！

〔龙套放雪艳介〕

雪　艳　叩見大人！

陆　炳　雪艳，人头是眞，已然落案。老夫本当將你發往錢塘，錢塘路远；送回蓟州，蓟州無人；寄在老夫的衙內么，出入有些不便。如今老夫为媒，將你断与湯老爷为妾。湯老爷可比不得莫大老爷，早晚你要小心伺（在扇上写一"刺"字、暗示介）候！

雪　艳　謝大人！

（唱二黄搖板）

陆大人此事断得好，

猜透雪艳計籠牢。

但等今晚花燭到，

管叫賊子他吃一刀！（下）

陆　炳　湯老爷請回去吧！

湯　勤　告辞了！

（唱二黄搖板）

拜别大人下公堂，

搖搖摆摆做新郎。（下）

陆　炳　（唱二黄搖板）

狗湯勤下堂喜洋洋，

怎知机关袖內藏！

人来与我忙退堂！

〔四龙套下〕

陆　炳　（唱二黄搖板）

請出了戚大人有話商量。

有請戚大人！

門　子　有請戚大人！

〔戚繼光上〕

戚繼光　仁兄！

陆　炳　賢弟請坐！

戚繼光　有坐。

陆　炳　恭喜賢弟！賀喜賢弟！

戚繼光　喜从何来？

陆　炳　人头是眞，已然落案。賢弟原任八台。

戚繼光　那張龙、郭仪？

陆　炳　銷票無事。

戚繼光　雪艳呢？

陆　炳　断与那湯勤了。

戚繼光　仁兄，你好無才呀！

陆　炳　賢弟呀！

（唱四平調）

賢弟你休道兄好無才，

袖內机关揣在怀！

戚賢弟暫回坐八台，

三日后自有好音来。

戚繼光　（唱二黄搖板）

辞别仁兄出衙外，

腹內机关我怎猜！（下）

陆　炳　来，喚書吏們进見！

門　子　書吏們进見！

〔四青袍引書吏上〕

書　吏　参見大人！

陆　炳　命你等去至賬房，各支三錢銀子，去到湯勤那里与他作賀，用酒將他灌醉，不得有悞！

書　吏　遵命。

〔四青袍引書吏下〕

陆　炳　正是：明槍容易躲，暗箭最难防！

〔同下〕

第　四　場

〔起初更〕

雪　艳　（內唱二黄倒板）

譙楼上打罢了初更尽，（上）

（轉二黄迴龙腔）

脫下了素衣又換新。

老爷呀！

（轉二黄慢三眼板）

奴心中只把那湯勤来恨，

害得我一家人兩下离分。

小莫成在薊州替主丧命，

可怜他举家大小發配充軍。

今夜晚刺賊子我要报仇雪恨，

落一个青史名标在那万古存。

〔起二更〕

譙楼上鼓鼕鼕人已悄靜，

等候了賊子到好下絕情。

湯　勤　（內唱二黄倒板）

金烏墜玉兔升黃昏时候，

〔一衙役引湯勤上〕

湯　勤　（唱二黃迴龙腔）

湯裱褙一陣陣喜在心头！

我那莫大老爷呀！

（轉二黃原板）

莫老爷他待我恩高义厚，

都只为雪娘子起下禍由。

害得他一家人弃官逃走，

只落得蓟州堂血抛人头。

衙　役　到了牢門啦。

湯　勤　呃，房門？

衙　役　不錯，是房門。

湯　勤　上前叫門！

衙　役　呃，人家要問你是誰哪？

湯　勤　怎么連你湯老爷都不認識了么？

衙　役　嘔！你就是湯勤、湯老爷。好好好，我看你像个“死人”，我替你叫門去！

湯　勤　呃，怎么講話？是个“喜人”。

衙　役　不錯，是个“死人”。我替你叫門去。嘿！里面有人嗎？

雪　艳　何人叫門？

衙　役　湯老爷来啦。

雪　艳　不曉得什么“湯老爷”。

衙　役　湯老爷，她說“不曉得什么湯老爷”，不开門。这么办：我这兒帶着劈棺材的斧子哪，我把这牢門給劈开！

湯　勤　哼！不会講話的东西！还不滚了下去！

衙　役　我呀，不干啦！（下）

湯　勤　待我自己上前。啊雪娘子，下官来了，快快开門哪！

雪　艳　噢，湯老爷来了？待我开門。

〔雪艳开門介，迎湯勤进門介，湯勤嘔吐介，雪艳入帳內介〕

〔四青袍引書吏上〕

書　吏　奉了大人命，到此賀湯勤。

到啦到啦。我們进去吧。（进介）湯老爷該死了！

湯　勤　呃！“大喜了”！

書　吏　不錯，大喜了！

湯　勤　你們到此何事？

書　吏　今日乃是湯老爷的“死日”，我們前来与湯老爷“賀死”。

湯　勤　呃！今日乃是我的“喜日”，你們前来“賀喜”。

書　吏　不錯不錯。来来来，將酒酌上，我們先来“拱拱死”。

湯　勤　还是“恭恭喜”。

書　吏　是是是。来来来，湯老爷，你今吃了头杯酒，閻王請你喝燒酒！

湯　勤　这是怎么講話？

書　吏　湯老爷，吃了酒二盅，立刻就送終！

湯　勤　放屁！

書　吏　来来来，再酌上，湯老爷，吃了酒三斗，死了变黃狗！

〔湯勤嘔吐介，醉介〕

書　吏　湯勤酒醉。我們去吧！

四青袍　走，走！

書　吏　待我把門与他們倒扣。我說雪娘子呀，雪娘子！湯勤酒醉。报仇也在你，不报仇也在你，我們走啦。

〔四青袍引書吏下〕

〔雪艳出帳介〕

雪　艳　湯老爷，天色不早，安歇了吧！

湯　勤　攙我来！

〔雪艳攙湯勤入帳介〕

〔起三更〕

雪　艳　湯老爷！湯老爷！睡熟了。我看此賊酒醉，此时寃仇不报，等待何时！

（唱二黄散板）

　　一見賊子酒醉倒，

　　不由雪艳喜眉梢。

　　我这里將衣衫忙来脫掉，

　　管叫賊子赴陰曹！

湯老爷，湯老爷，看刀！（刺湯勤介）好賊子！

（念"扑灯蛾"）

　　賊子太欺心、太欺心，

　　奴戏主妻为何情、为何情？

　　閻王造定三更死，

　　誰能留你到五更！

此賊已死，待我逃走了吧！且住！我若逃走，豈不連累那陆大人？也罢！我不免拜謝老爷养育之恩，寻个自尽了吧！

〔雪艳望空拜介，自刎死介〕

傳氏發配

孙甫亭藏本

傳　氏　（內）苦哇！

（內唱二黄倒板）

凄慘慘泪淋淋远离錢塘，

張　龙　（內）呔！拉着走！

〔張龙拉傳氏上〕

傳　氏　（唱二黄迴龙腔）

遭不幸我莫門家破人亡。

〔郭仪赶打莫文祿上，四校尉随上〕

傳　氏　想我夫莫怀古，不知犯了何罪，身遭慘戮，連累老身傳氏——

（唱二黄慢板）

受此灾殃！

嘆我夫貪宦途远离家乡。

实指望随心願爵祿安享，

不料想被刑誅枉遭禍殃。

不料想抄家产田园扫蕩，

不料想累妻兒發往边疆。

不料想年迈人長途奔往，

可憐我，老和少，身帶枷鎖、跋山涉水、只怕要命丧他乡。

莫文祿　娘啊！（哭介）

張　龙　拉着走！

傅　氏　（唱二黄原板）

又只見这前途人烟輻輳，

有商賈和旅客来来往往、車水馬龙、一个一个、好不自由。

低下头看自身羞愧难受，

老犯妇、幼童囚、因何故、身遭縲絏、却不知犯罪的根由。

我的兒呀！

莫文祿　母亲哪！（哭介）

張　龙　拉着走！

傅　氏　（唱二黄原板）

我这里对長官躬身叩首，

尊一声長官爷細听从头：

我夫君犯何罪身被斬首？

告知我犯妇人以免糊塗。

張　龙　（念）堪笑你夫心太貪，

枉在黌門讀書篇，

妻妾田园不安享，

偏想朝中作高官。

你那丈夫，攀結权門，指望倚为靠山，得享高官厚祿。誰知反送了性命，連累妻兒發往边疆，这就是他取禍的根源。

傅　氏　噢！此言果然不錯。啊長官，这前面是什么所在？

張　龙　待我看来。已到薊州地界。

傅　氏　噢！可是我夫君受刑之处？

張　龙　正是。

傅　氏　啊長官，可容犯妇哭吊一番？

張　龙　想俺張龙与郭仪兄弟原非長解，是奉了严府之命，將你押送配所，早日回去交差。若去哭吊，豈不耽誤了路程！况你丈夫自己引火燒身，你何必弔他！

傅　氏　怎見得他是“引火燒身”？

張　龙　諒你不曉。郭賢弟將她帶好，待俺說与她听：

（念“扑灯蛾”）

引火燒身火燒身，
不該严府荐湯勤。
誰知那賊良心丧，
居官忘了引荐恩。
宴乐楼，飲杯巡，
雪杯高擎把酒斟。
严爷見杯心爱喜，
开口要人將宝贈。
你夫不該献贋品，
难瞞裱褙認得清。
严爷搜杯未到手，
你夫逃走薊州城。
終被擒获斬就地，
西門以外把命傾。
引荐湯勤反招禍，
豈非引火自燒身、自燒身？

呔！拉着走！

傅　氏　（唱二黃原板）

听罢了長官爷一番言論，
方知道我夫君惹禍原因。
無奈何咬牙关忙往前奔，（圓場）

这一陣走的我遍体生津。

張　龙　你要紧行走！

傅　氏　（唱二黄原板）

紧行走走的我头昏气喘，

郭　仪　你要慢行走！

傅　氏　（唱二黄原板）

慢行走走的我寸步（轉散板）难行！

張　龙　你怨天？

傅　氏　（唱二黄散板）

尊長官我怎敢將天怨恨，

我怨天也不过枉費舌唇。

郭　仪　你怨地？

傅　氏　（唱二黄散板）

尊長官我怎敢將地来恨，

我恨地也不能縮減途程。

無奈何我这里埃塵跪定，

你、你、你、你可憐我年衰迈寸步难行。

張　龙　郭賢弟！

郭　仪　大哥！

張　龙　这犯妇不走，我在前面拉，你在后边赶，咱們拉着走！

郭　仪　走！

傅　氏　兒呀！

莫文祿　娘啊！

〔張龙、郭仪拉赶傅氏、莫文祿下，四校尉随下〕

雪 盃 园

孟小如藏本

第 一 場

〔四文堂、四大鎧、門子引莫豪上〕

莫　豪　（引）滿腹經綸，憑韜略，扶保朝廷。

（詩）自幼苦讀坐寒毡，

哪知磨穿鉄硯难。

至今才把鰲头占，

將令一出神鬼寒！

本院、莫豪。爹爹莫怀古。只因我父上京补官，不知为了何事，冒犯严府，在蓟州堂上，一命身亡。严府二次又有文書到来，將我母子發往边外充軍。多亏义僕之子文祿頂名代罪。是我改名白元，跟随方先生江右攻讀，已有七載。上京赴試，才得平步身荣。蒙聖恩欽放巡按，部院軍民兩管。因此牌發蓟州，寻他一个錯处，好与我爹爹报仇。門子！

門　子　有。

莫　豪　傳令起馬！

門　子　大人有令！起馬！

四文堂
四大鎧　啊！

〔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莫怀古　(內)馬来!(上)

(唱)昔日补官上帝邦,

可恨奸佞起不良。

义僕莫成把命丧,

悲思常憂泪兩行。

下官、莫怀古。因上京补官,可恨湯勤那賊,在严爷面前搬动是非,道我隐瞞皇家器皿,有悞国欺君之罪。是我聞听此言,弃官而逃。又被严府校尉在薊州將我拿获。多亏义僕莫成替我丧命。又蒙戚賢弟修書一封,將我荐到边庭他的門生那里,隐姓埋名,已有七載。今戚賢弟有書信前来,叫我回去。为此一路而来,已离薊州不远。速速趲行便了!

(唱)一日行程一日深,

好似孤雁宿寒林。

背地里只把奸賊恨,

害我夫妻兩分离。

义僕莫成替丧命,

逃往边庭隐姓名。

今有賢弟修書信,

因此投奔薊州城。(下)

第 三 場

〔傅氏上〕

傅　氏　(引)千層浪里翻身轉,百尺高杆得命还。

(詩)孤雁單飞实可憐,

青春一去永不还。

堪嘆光陰容易过，

几載不覚兩鬢斑。

老身、傅氏。配夫莫怀古。只因我家老爷上京补官，不知为了何事，冒犯严府。可嘆我老爷在薊州堂上，一命身亡。严府二次又有公文到来，將我母子發往边外充軍。多亏义僕之子文祿，与我那莫豪孩兒頂名代替，我那莫豪孩兒随方先生江右攻讀去了。幸遇皇恩大赦，我主僕才得回来。昨日在店中住宿一宵。今日早起，趲路要紧。聞听人言，我家老爷坟墓在薊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此地离薊州不远，不免前去看看我老爷的坟墓。文祿哪里？

莫文祿　(內)来了。(上)

光陰似箭如眨眼，幸遇皇恩赦詔頒。

奶奶在上，文祿拜揖！

傅　氏　罢了。店飯錢已然算清，收拾行囊包裹，辞别店东，我們趲路吧！

莫文祿　遵命。(向內)啊店主东，我們在此打攪了！

店　家　(內)好說。恕不远送了！

〔傅氏、莫文祿出門介〕

傅　氏　(唱)自从老爷离帝京，

薊州堂上丧殘生。

严府二次文書到，

將我母子問充軍。

皇恩赦詔得僥幸，

主僕才得轉回程。

鞋弓袜小把路奔，

兩足疼痛步难行。

文祿！

莫文祿　奶奶！

傅　氏　我兩足疼痛，难以行走。在此歇息歇息。你可前去問問，此处是什么地方。

莫文祿　是。(向內)列位請了！

众　　　(內)請了！

莫文祿　借問一声：此处是什么地方？

众　　　(內)蓟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莫文祿　借重了。啊奶奶，这就是蓟州西門以外，柳林之下。

傅　氏　前去看看，哪是你爷爷的坟墓。

莫文祿　是。(小圓場，看介，念介)"明故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奶奶，爷爷的坟墓就在这里。

傅　氏　在哪里？

莫文祿　在这里。

傅　氏　待我看来。(小圓場，看介，念介)"明故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哎，老爷呀！

(唱)一見坟墓珠泪滾，

好似鋼刀刺我心。

指望进京加官贈，

又誰知蓟州堂上命归陰。

实指望夫妻同欢庆，

誰知今朝兩离分。

哭老爷哭得我咽喉哽，

老爷呀！

再要相逢万不能。

〔莫文祿睡介。莫怀古上〕

莫怀古　(唱)乘馬来至在柳林，
　　　　　陰風陣陣好惊人。
　　　　　下得馬来离金鐙，
　　　　　管家坟墓哪廂存？
　　　　来此已是柳林。但不知哪是管家的坟墓。待我看来。(看介，念介)"明故太常寺正卿莫公之墓。"哎，管家呀！
　　　　(唱)一見坟墓泪珠滾，
　　　　　黃土埋葬小莫成。
　　　　　这样义僕世間少，
　　　　　坟前祭拜在天灵。(又看介)
　　　　(念)小小門兒兩扇开，
　　　　　只見坟墓眼前排。
　　　　　若問此是誰家墓，
　　　　　犯官有罪在此埋。
　　　　奸賊呀奸賊！有我怀古在世一日，与你誓不兩立也！
　　　　(唱)恨奸賊把我的牙咬坏，
　　　　　屈害忠良为何来？
　　　　　你在我在寃仇在，
　　　　奸賊呀！
　　　　　你死我亡兩丢开！

〔傅氏看莫怀古介〕

傅　氏　啊，你是何人，为何抱住我家的坟墓痛哭啊？
莫怀古　此乃是我家的坟墓，怎說是你家的坟墓呢？
傅　氏　此乃是我老爷莫怀古的坟墓，怎么是你家的坟墓哇？

莫怀古　你敢是傅氏么？

傅　氏　啊，我在錢塘，哪一个不叫我一声“夫人”？你是甚等样人，敢叫我是“傅氏”？

莫怀古　哎呀夫人哪！我是你丈夫莫怀古在此。

傅　氏　哎呀老爷呀，我是前来看你的坟墓，痛哭你一場，我主僕还要趱路，你不要吓我，你不要吓我呀！

莫怀古　啊夫人，不要害怕，我不曾死。

傅　氏　怎么，你不曾死？

莫怀古　我不曾死。

傅　氏　如此我老爷有兩样貴处。

莫怀古　哪兩样貴处？

傅　氏　我老爷前有梅花痣，后有三台骨。

莫怀古　夫人請看。

傅　氏　待我来看。（看莫怀古介）你当眞是我老爷莫怀古回来了？

莫怀古　正是。

傅　氏　哎，老爷呀！

（唱）只知你在薊州命丧了，

莫怀古　（唱）夫妻們团圓在今朝。

傅　氏　（唱）你年迈来我年老，

莫怀古　（唱）不覚兩鬢似銀条。

傅　氏　（唱）問声雪艳她可好？

莫怀古　（唱）烏鴉拆散鳳凰巢。

傅　氏　（唱）忠义莫成今何在？

莫怀古　夫人你来看！

（唱）薊州堂上他代劳。

傅　氏　哎呀！

（唱）听說莫成命丧了，

不由老身泪双抛。

这样义僕世間少，

莫成啊！

留下美名万載标。

莫怀古　夫人不必哭了。你因何也来到此地？

傅　氏　老爷哪里知道，自从你走之后，聞听人言，你冒犯严府，命丧蓟州。严府二次有公文到来，將我母子發往边外充軍。多亏义僕之子文祿与莫豪孩兒頂名代替，你我的孩兒跟随方先生江右攻讀去了。我主僕幸遇皇恩大赦，才得回来。又聞听人言，老爷坟墓在这西門以外柳林之下。故此前来看扫。不想老爷也来到此地，夫妻到在这里相会了。文祿他、他、他……也来了。

莫怀古　文祿也来了？叫他前来見我！

傅　氏　文祿醒来！

莫文祿　（醒介）奶奶何事？

傅　氏　你爷爷回来了。

莫文祿　我爷爷回来了？啊爷爷回来了！

莫怀古　回来了。

莫文祿　怎么不見我家爹爹？

莫怀古　你爹爹么？爷爷乃是乘馬；你家爹爹乃是步行，还在后面呢。

莫文祿　待我看来。爹爹，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孩兒在此盼望于你。啊爷爷，我爹爹怎么还不見回来，他往哪里去了？

莫怀古　兒呀，你当眞要見你家爹爹么？

莫文祿　要見我家爹爹。

莫怀古　哎呀兒呀，这坟墓葬埋的就是你家爹爹呀！

莫文祿　怎么講，这就是我爹爹的坟墓么？

莫怀古　这就是你爹爹的坟墓。

莫文祿　哎呀爹爹呀！

（唱）一見坟墓珠泪滚，

好似鋼刀刺我心。

孩兒三岁母丧命，

七岁又死父天倫。

可嘆文祿好命苦，

爹爹呀！

抛下孩兒靠何人？

蒼天哪蒼天！想我文祿三岁亡母，七岁亡父，怎的不痛煞人也！（气椅）

莫怀古
傅　氏　文祿醒来！

莫文祿　（唱）三魂渺渺归陰府，

爹爹！我父！哎呀爹爹呀！

七魄茫茫又还魂。

指望父子重相見，

陰陽阻隔在柳林。

哭爹爹哭得我咽喉气尽，

也罢！

不如一死赴幽冥。

〔莫文祿欲碰介，莫怀古攔介〕

莫怀古　兒呀，你爹爹已死，焉能复生？不必哭了。啊夫人，我有意把文祿收在膝下，以为螟蛉义子，不知

夫人意下如何？

傅　氏　待妾身当面問来。文祿，你爷爷有意將你收在膝下，以为螟蛉义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莫文祿　如此爹娘請上，受孩兒一拜！

莫怀古
傅　氏　好了，不要拜了。

莫文祿　（唱）双膝跪在地埃塵，
　　　　拜謝爹娘收育恩。
　　　　孩兒年幼要教訓，
　　　　从今只当你亲生。
哎呀爹爹呀！

莫怀古　兒呀，不要哭了。夫人，此地离蓟州不远，你我且到戚賢弟衙內暫住几日，再作道理。

傅　氏　老爷言得極是。

莫怀古　夫人請来乘馬。

傅　氏　这馬讓文祿騎了吧！

莫文祿　孩兒年幼，还走得动。这馬还是母亲乘騎了吧！

莫怀古　好一个孝順的孩兒！
（唱）好一个文祿小姣生，
　　　　与他爹爹是一样人。
　　　　怀古若要得僥幸，
　　　　难忘却他父替死恩。
〔同下〕

第　四　場

〔四龙套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引）奉命鎮蓟州，日夜心耽憂。
（詩）堪嘆严府礼不周，

夺杯間斬怀古头;
若非陆炳新略有,
本鎭焉能回薊州。

本鎭、戚繼光。叨蒙聖恩,官复薊州总鎭。只因日前莫仁兄冒犯严府,道他隐瞞皇家器皿,有欺君之罪。严府行文,命馬上校尉沿途追赶。不想在本鎭地面將他拿获。多亏他家义僕莫成代替死罪。是本鎭修下書信,將莫仁兄荐到边庭魏門生那里隐姓埋名。不想湯勤这厮,又在严府世蕃面前搬动事非,道莫怀古人头不真。严世蕃大怒,將我革职,一同解京对审原案。多亏陆年兄將此案审明,又將雪艳断与湯勤为妻,吩咐衙役人等,假意与湯勤庆賀,备下酒宴,將湯勤用酒灌醉。三更时分,雪艳將湯勤刺死房內。可憐我那仁嫂为夫尽节自縊而亡。日前闔朝三百六十名进士联銜奏本,參那严賊。聖上大怒,將严嵩父子收禁在监。幸得皇恩大赦,是我修書与莫仁兄,叫他回来,可以安然無事。去了許久,未見回音。来,伺候了!

〔中軍上〕

中　軍　忙將莫爷事,报与总爷知。
　　　　啓总爷:莫老爷到。

戚繼光　說我有請!

中　軍　有請!(下)

〔吹打。莫怀古、傅氏、莫文祿上。戚繼光迎介〕

戚繼光　仁嫂也回来了,实是难得。請至后面。

〔傅氏、莫文祿下〕

莫怀古　賢弟!

戚繼光　仁兄！

莫怀古　几載未見，承蒙賢弟救兄活命之恩，当面謝过！

戚繼光　不知仁兄駕到，未曾远迎，望乞恕罪！

莫怀古　豈敢！愚兄別后，但不知这樁事情是怎生落案？

戚繼光　自从仁兄去后，湯勤那厮又在严府搬动是非，道仁兄首級乃是假的。严世蕃大怒，將弟革职，連仁嫂一同解京对审原案。多亏陆年兄將此案审明。虽然落案，只是作了一樁無才之事！

莫怀古　哪樁“無才”之事？

戚繼光　陆仁兄將仁嫂断与湯勤了。

莫怀古　眞乃無才！

戚繼光　仁兄道他“無才”，小弟看来倒也“有才”！

莫怀古　怎么又“有才”呢？

戚繼光　他不將仁嫂断与湯勤，仁兄之事，不能落案；严府二差，不能銷票；小弟也不能原任为官。是陆仁兄心生一計，叫衙內人役，假意庆賀，用酒將湯勤灌醉。仁嫂三更时分，將湯勤刺死。可嘆仁嫂为夫尽节，她也自刎而亡了。

莫怀古　啊，雪艳自刎而亡了！哎，妻呀！

(唱)聞言不由伤心痛，

点点泪珠洒前胸。

哭賢妻你情深义又重，

替夫尽节立有功。

戚繼光　(唱)仁兄不必心酸痛，

志广才高陆年兄。

节烈仁嫂把命送，

这寃仇已报感蒼穹。

〔中軍上〕

中　軍　龙虎台前出入，貔貅帳內傳宣。

啓元帅：巡按大人在此下馬。

戚繼光　此乃要事。仁兄請至后面少坐片时。

莫怀古　暫时告别！

戚繼光　少刻奉陪！

〔莫怀古下〕

戚繼光　中軍听令：吩咐五营四哨，全身披挂，迎接巡按大人，不得有悞！

中　軍　得令！（下）

〔同下〕

第　五　場

莫　豪　（內唱）旌旗招展山嶽震，

〔四文堂、四大鎧、門子引莫豪上〕

莫　豪　（唱）刀槍劍戟耀日明。

背地只把繼光恨，

害得我父子兩离分。

我母充軍無音信，

一家人死散好苦情。

催动人馬往前进！

〔小圓場。四文堂、四大鎧、四將官、一中軍引戚繼光上，迎介〕

戚繼光　（唱）薊州城戚繼光迎接大人。

薊州总兵戚繼光迎接大人。

中　軍　薊州总兵戚繼光迎接大人。

門　子　薊州总兵戚繼光迎接大人。

莫　豪　察院伺候！

〔莫豪原人下，戚繼光原人随下〕

〔連場——莫豪原人上，戚繼光原人随上，戚繼光跪介〕

戚繼光　参見大人！

中　軍　起！免！仪門打躬！

〔戚繼光起，打躬介〕

戚繼光　多謝大人！

莫　豪　去了盔甲，再来叙話。

戚繼光　是。兩廂退下！

〔吹打。戚繼光、四文堂、四大鎧、四將官下〕

戚繼光　参見大人！

莫　豪　軍冊簿呈上。

戚繼光　是。軍冊簿呈上，大人請看。

莫　豪　呈上来！（对門子）按冊查点！

門　子　是。（查点介）

門　子　錢粮？

戚繼光　解淸。

門　子　倉庫？

戚繼光　充实。

門　子　兵丁？

戚繼光　强壯。

門　子　刀槍？

戚繼光　明亮。

門　子　啓禀大人：倉庫充实，查点并無缺少。

莫　豪　（起立，背供介）哎呀且住！本院来到薊州，指望拿他的錯处与我爹爹报仇。誰知他人馬精壯，倉庫充实。蒼天哪蒼天！活活气煞我也！（作心痛狀、坐介）

門　子　啊貴鎮，大人偶得疾病，如何是好？

戚繼光　不妨，有菂酒可以調治。

門　子　快快取来！

戚繼光　是。(下，拿杯上)菂酒在此。

〔門子接酒灌莫豪介〕

門　子　大人醒来！

莫　豪　(唱)适才一陣魂不定，

心中慌乱冷汗淋。

睜开二目强鎮靜，

見此玉杯暗沉吟。

我看此杯，好似我家傳家之宝，緣何落在此地？噢噢是了，想是我爹爹命丧他手，戚繼光將我家傳家之宝隐瞞起来。要报此仇，就在这只杯子上面。来，將蓟州总鎮与我綁了！

众　啊！

〔四大鎧綁戚繼光介〕

戚繼光　啊大人，为何將卑职綁了？

莫　豪　嘟！大胆蓟州总鎮，盗取我家傳家之宝。待本院打本进京，定要参掉你的前程！

戚繼光　大人請息怒，此杯現有杯主。

莫　豪　杯主是何人？

戚繼光　卑职說了出来，惟恐前程难保！

莫　豪　不妨。本院保你無事。

戚繼光　杯主人乃是莫怀古。

莫　豪　此人还在么？

戚繼光　还在。

莫　豪　今在何处？

戚繼光　卑职衙內。

莫　豪　暂且松绑。傳来相見！

戚繼光　多謝大人！（向內）仁兄快来！

〔莫怀古上〕

莫怀古　賢弟何事？

戚繼光　小弟惹出一件禍事来了。

莫怀古　什么禍事？

戚繼光　这位大人，方才偶得疾病，是小弟將你那只杯子倒上甘酒献与大人。不料大人一見此杯，就这么“嘟”了一声，他說小弟盜了他傳家之宝，就將小弟綁起来了。

莫怀古　你是怎样回答？

戚繼光　我說此杯原有主。他說杯主是誰？

莫怀古　你怎么回答？

戚繼光　我就說出你来了。

莫怀古　哎呀，你怎么單單要說出我来呢？

戚繼光　大人叫我傳你，快走！

〔戚繼光扯莫怀古同进介〕

戚繼光　大人，杯主来了。

莫　豪　哎呀！此人乃是我家爹爹。人人道他命丧薊州，緣何还在？

莫怀古　此人好像我兒莫豪，因何有这身荣耀？

莫　豪　啊爹爹！

莫怀古　哎呀大人，不要錯認了人哪！

莫　豪　爹爹不必害怕，我是你孩兒莫豪在此。

莫怀古　怎么，你是我兒莫豪？

莫　豪　正是。

莫怀古　哎，兒呀！

莫　豪　爹爹呀！

〔"哭相思"牌子〕

戚繼光　鬧了半天，敢情是世侄？

莫怀古　兒呀，緣何得了这身荣耀？

莫　豪　爹爹有所不知，只因严府二次有公文到来，將我母子發往边外充軍，多亏文祿与孩兒頂名代罪，是孩兒改名白元，跟随方先生江右攻讀，已有七載。上京赴試，才得一步身荣。

莫怀古　原来如此。且喜今日父子重逢，眞乃三生有幸。过来，拜見你戚叔父！

〔莫豪拜介〕

戚繼光　不用拜了！

莫怀古　这是为何？

戚繼光　从今往后，少綁些就是了。

莫怀古　啊賢弟，有道是：不知者不怪罪。

戚繼光　好一个"不知者不怪罪"。

莫　豪　聞得爹爹命丧薊州，怎生保全活命？

莫怀古　我兒有所不知。只因为父进京补官，不想湯勤那賊，在严府面前，搬动是非，道我隐瞞皇家器皿，有欺君之罪。那时为父聞听此言，弃官而逃。行至薊州，被严府校尉拿获。多亏义僕莫成代替死罪；又蒙你戚叔父修書一封，將我荐到边庭他門生那里，隐住已有七載。日前你戚叔父有書信前去，叫为父回来。昨日在西門以外柳林之下，又遇着兒的母亲与文祿，大家在莫成坟前相会。才到你戚叔父衙內安身。不想我兒今日到此，眞乃是天凑之喜也。

莫　豪　我母亲也来了？

莫怀古　也来了。

莫　豪　待孩兒打本进京，將这“一捧雪”进献当今，自有好音前来。

莫怀古　我兒言得極是。随为父去到后堂，見过兒的母亲。

莫　豪　遵命！

莫怀古　曾記当年遭魔障，
骨肉分离各一方。

莫　豪　蒼天默佑重聚会，

戚繼光　相逢原归蓟州堂。

莫怀古　好一个“相逢原归蓟州堂”。后堂擺宴，与你戚叔父压惊！

戚繼光　請！

〔同下〕

第　六　場

〔牌子。四龙套引陆炳上〕

陆　炳　下官、陆炳。今奉聖命，加封莫氏滿門。此地离蓟州不远。左右，速速趲行！

四龙套　啊！

〔同下〕

第　七　場

〔莫怀古、傅氏、戚繼光、莫豪、莫文祿上〕

莫怀古　光陰似箭如眨眼，

傅　氏　骨肉相逢又团圓。

〔幕內：聖旨下！〕

众　　香案接旨！

〔四龙套引陆炳上〕

陆　炳　聖旨下，跪！

众　　万岁！

陆　炳　听宣讀。詔曰：今有陆炳奏道：莫豪將傳家之宝“一捧雪”进献当今，聖上見喜。莫豪加封太子少保。莫怀古封为掌朝太师。莫妻傅氏封为一品夫人，次妾雪艳为夫尽节身亡，追封一品节烈夫人。义僕莫成替主丧命，追封为殷烈大夫。莫成之子文祿封为太常寺正卿。严府所放官員，俱各削职为民；严府所参官員，俱各官复原任。严嵩父子專权誤国，削职为民。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众　　万万岁！

陆　炳　請过聖旨。

莫怀古　香案供奉。有劳賢弟捧旨前来！

陆　炳　豈敢！戚賢弟这里来！

戚繼光　仁兄何事？

陆　炳　愚兄有一小女，意欲許配莫仁兄長子莫豪为婚，煩劳賢弟与我作一紅媒。

戚繼光　包在小弟一言之下。莫仁兄这里来！

莫怀古　賢弟何事？

戚繼光　适才陆仁兄言道，他有一小女，意欲許配令長公子为婚，特命小弟作一紅媒。仁兄料無推辞的了。

莫怀古　前恩未报，后恩又来。这实实不敢！

戚繼光　不必推辞了！

莫怀古　这使得的么？

戚繼光　使得的。

莫怀古　如此兒呀，过来拜过你岳父大人！

莫　豪　岳父在上，小婿参拜！（拜介）

陆　炳　不必拜了。

莫怀古　再拜过你戚叔父！

莫　豪　叔父在上，侄兒参拜！（拜介）

戚繼光　不消拜了，不消拜了。陆仁兄，这里来。

陆　炳　賢弟何事？

戚繼光　弟也有一小女，意欲許配莫仁兄次公子为婚。就煩仁兄与我作一紅媒。

陆　炳　包在愚兄一言之下。莫仁兄这里来！

莫怀古　賢弟何事？

陆　炳　戚賢弟言道：他也有一小女，意欲許配令次公子为婚，煩弟作一紅媒。仁兄料無推却了？

莫怀古　賢弟此言差矣！我乃是一主，文祿乃是一僕，这如何使得？

陆　炳　言之有理。啊賢弟，你这樁事情，愚兄过去，三言兩語——

戚繼光　成了？

陆　炳　碰了！

戚繼光　噢碰了！

陆　炳　莫仁兄言道：他乃是一主，文祿乃是一僕，这事如何使得？

戚繼光　这話是他講的？

陆　炳　不錯，是他講的。

戚繼光　待小弟前去問他几句。莫仁兄过来！方才言道什么你乃是一"主"，文祿乃是一"僕"，你难道就忘了那莫成在这薊州堂上，替你死的时节，他言道，他有

一子，名叫文祿，在錢塘扶侍大相公讀書。大相公的性情不好。那文祿是三岁亡母，七岁亡父，叫你另眼看待他的孩兒。你言道：我若日后冷眼看待你的孩兒——，那一句話，你难道就忘了么？啊，你就忘了么？

莫怀古　这个！

戚繼光　什么这个、那个？

莫怀古　兒呀！你也来拜过你的岳父大人。

莫文祿　遵命！

〔莫文祿拜戚繼光介〕

莫怀古　再拜媒翁！

〔莫文祿拜陆炳介〕

陆　炳　选定良辰，愚兄送亲过門。

莫怀古　后堂留宴。

陆　炳　朝命在身，不敢久停。告辞！

莫怀古　奉送！

〔四龙套、陆炳下〕

莫怀古　夫人，且喜一家团圓。摆起香案，一同答謝天地便了。

众　　　請！

〔尾声，同下〕

收　雪　艳

李丹林藏本

第　一　場

〔四番臣、四番將上。"点降脣"〕

番臣甲　众位平章請了！

众　　　請了！

番臣甲　我主傳諭，齐集我等。不知有何軍情。今日早朝，你我前去伺候。

众　　　請！

〔四番兵引柯蜜上〕

柯　蜜　(引)生長土番，慕中华，山河堪羡。

(詩)地居偏僻意不舒，

称孤道寡心弗足。

常怀謀夺中华土，

兩国一統定王都。

某、土蛮国王柯蜜。生于边僻，常羡中华風景，每怀覬覦之心。如今孤兵强將勇，正好兴师。众卿，孤要夺取大明江山，众卿以为如何？

四番臣
四番將　吾主欲夺取大明疆土，就該打去战表，約期会战。

柯　蜜　言之有理。啓开文房。

〔番兵啓文房介，柯蜜修表介〕

柯　蜜　就命卿等將此表下到中原，孤家擇日兴师！

众　　啊！

〔同下〕

第二場

〔严嵩、張居正、徐貴宾、徐宁上。"点絳唇"〕

严　嵩　严嵩。

張居正　張居正。

徐貴宾　徐貴宾。

徐　宁　徐宁。

严　嵩　众位大人請了！

張居正
徐貴宾　請了！
徐　宁

严　嵩　今有土蛮国柯蜜打来战表，要夺我主江山。万岁登殿，一同啓奏。看香烟繚繞，聖駕临朝，你我金殿伺候！

張居正
徐貴宾　請！
徐　宁

〔四太监、大太监引嘉靖上〕

嘉　靖　（引）稳居龙楼，但願得，寿享千秋。

严　嵩
張居正
徐貴宾　臣等見駕，吾皇万岁！（跪介）
徐　宁

嘉　靖　平身。

严　嵩
張居正
徐貴宾　万万岁！（起介）
徐　宁

嘉　靖　（詩）安居紫禁享天年，

　　龙飞鳳舞繞金鑾。

金井梧桐鎖上苑，
黄鸝声歌鳴君前。

孤、大明天子嘉靖在位。承先王基業，以繼正統。諸英輔佐，武將用命，以致狼烟尽息，方得太平景象。今临早朝。众卿，有本早奏。

严　嵩　臣启万岁：今有土蛮柯蜜国打来战表，要夺我主山河。請旨定夺！

嘉　靖　將表呈上，待孤一观。

〔严嵩呈表介，嘉靖观介〕

嘉　靖　卿家，不知命何人前去征剿？

严　嵩　臣启万岁：想那戚繼光文韜武略，抱負不凡，足智多謀，頗有惊天动地之才。命他前去征討，必然一战成功。

嘉　靖　依卿所奏。这有聖旨一道，就命戚繼光前去征剿，得胜回来，另有升賞。領旨下殿！

严　嵩
張居正
徐貫宾
徐　宁
請駕回宮！

〔同下〕

第　三　場

〔八將官上，起霸〕

將官甲　諸位將軍請了！

七將官　請了！

將官甲　主帅升帳，兩廂伺候！

七將官　請！

〔發点。四龙套、四上手引戚繼光上，“点絳唇”〕

八將官　参見元帅！

戚繼光　众位將軍少礼。

八將官　啊！

戚繼光　（詩）大將威風凜，

临陣气吐云。

虎穴何足惧，

身先士卒兵！

本帅、戚繼光。今有土蛮国柯蜜兴兵犯境，是我奉了主上之命，前去征剿。众將官！

众　有！

戚繼光　人馬可齐？

众　齐备多时。

戚繼光　起兵前往！

众　啊！

〔同下〕

第　四　場

〔柯蜜原人上〕

柯　蜜　孤、柯蜜。統領大兵，夺取明室天下。众兵將！

众　有！

柯　蜜　杀上前去！

众　啊！

〔圓場。戚繼光原人上，会陣介〕

戚繼光　馬前来的敢是土蛮柯蜜？

柯　蜜　然！

戚繼光　我主未曾亏負尔等，無故兴兵，是何道理？

柯　蜜　孤家夺取明室天下，你是何人，竟敢領兵阻路？

戚繼光　大將戚繼光！

柯　蜜　戚繼光！孤家兴兵前来，你若归順孤家，少不得封侯之位。

戚繼光　一派胡言！杀！

〔起打。柯蜜原人敗下，戚繼光原人追下〕

第　五　場

〔柯蜜原人上〕

柯　蜜　戚繼光杀法驍勇。众兵將，速进山口！

〔同下〕

〔連場——設碑碣。戚繼光原人上〕

众　　　賊兵敗进山口。路旁現有碑碣。

戚繼光　待我看来。（看，念介）"此处無人到。——諸葛武侯題"。唔呼呀，前賢武侯，領兵到此。难道說我戚繼光就不能南征？众將官！

众　　　有！

戚繼光　杀进山口！

众　　　山路崎嶇，不能前进。

戚繼光　身为武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众將官，努力向前杀进山口！

众　　　啊！

〔众圓場。柯蜜原人上、起打。柯蜜原人敗下，戚繼光原人追下〕

第　六　場

〔柯蜜原人上〕

柯　蜜　戚繼光杀法驍勇，兵撤荒草泥塘！

〔柯蜜原人下。戚繼光原人上〕

众　　　賊兵敗进荒草泥塘。我兵实难前进。

戚繼光　待我看来。(看介)路旁又有碑碣。(念介)“此处無人到。孤軍輕入四十里。——諸葛武侯題。”哎呀武侯啊，你可算神人也！待我望碑一拜。(拜介)荒草泥塘，我兵实不能前进。打了得胜鼓。奏凱还朝！

众　啊！

〔同下〕

第 七 場

〔莫怀古上〕

莫怀古　(引)才华出众輩，經綸滿腹中。

(詩)才高班馬貫古今，

生花妙笔論詩文。

先父在朝为宰輔，

欽賜翰林第二名。

卑人、莫怀古。乃錢塘人氏。先父在世，曾为宰輔。配妻傅氏。所生一子，名喚莫豪，現在学中攻讀。今日只覚心头悶倦，不免去到外边游玩一番。莫成哪里？

莫　成　(內)来了！(上)

常思程嬰报主义，美名佳話万古提。

参見主人！

莫怀古　罢了。

莫　成　將小人喚出，有何吩咐？

莫怀古　今日心头悶倦，欲到外面游玩一番。你在家中，不要远离。

莫　成　是。倘若有人来訪，小人何处寻找？

莫怀古　在勾欄院內寻找。

莫　成　想那勾欄院乃是杂乱之地，老爷如何去得？
莫怀古　偶尔遣兴，有何不可。
莫　成　請老爷早去早回。
莫怀古　知道了。你且退下。
莫　成　是。（下）
莫怀古　就此走走！
（唱）殘春綠柳風翻浪，
野花燦爛遍地香。
意懶心搖增触想，
穿花逐柳去寻芳。（下）

第八場

〔严世蕃上〕
严世蕃　（引）位列三台，君見我，喜笑顏开。
（詩）生成眉横一字，
襯就兩眼炯明。
上殿君王害怕，
父子武西文东。
老夫、严世蕃，字东楼。在嘉靖駕前为臣。我父官拜首相。某为兵部侍郎。嘉靖爷与我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只是不同刻。他有九五之尊，我还是小小的兵部侍郎。这且不言，錢塘我有一好友，名叫莫怀古，与我兩世故交。如今我父子官居显爵；他还在家，困守田园。我不免修書一封，叫他进京补官。来！
〔門官上〕
門　官　有！
严世蕃　啓开文房！

門　官　是。

〔門官啓文房介，严世蕃修書介〕

严世蕃　嗅旗牌来見！

門　官　旗牌来見！

〔旗牌上〕

旗　牌　兵部門下听傳喚，出入朝臣第一家。

参見大人！有何差遣？

严世蕃　这有書信一封，下到錢塘莫怀古那里，不得有悞！

旗　牌　遵命。（下）

严世蕃　正是：但得一步地，何須不为人！

〔同下〕

第　九　場

〔鴇兒上〕

鴇　兒　（念）終日纏头似錦，

对鏡鉛华細匀；

巧梳云鬢点絳唇，

坐等公侯迎聘。

專蓄吳姬越女，

迎送客旅經商；

虽然不似家公館，

也算温柔之乡。

我、鴇兒褚氏。在这錢塘县地方，开了一个窰子。这个买卖，倒是我祖輩傳留的旧業。今已傳留十八輩兒。我又繼承我母之業，生意頗称不坏。每日車馬如龙，踵接于門，十分拥挤。是我新近买了一个小姑娘，乃是宦門之女，讀書識字。只因她随父母逃

反，父母被乱軍所杀。她被歹人拐来卖給我啦。長得非常标致。只是我叫她接客，她誓死不从。我有心打她几下，打輕了吧，她不怕；打重了，又怕她寻死，我落个人財兩空。今天我起了个早兒，游客还沒来哪。我把她叫出来，問問她，是打着什么主意。雪艳哪，快来！

雪　艳　（內）来了！（上）

（唱）嘆命薄遭不幸身落妓館，

晝夜間泪潛流眉鎖春山。

但不知何日里脫离魔难？

鴇　兒　快来呀！

雪　艳　呀！

（唱）听呼喚不由我胆怯心寒。

心忐忑意彷徨实是懶兒，

換笑臉展愁眉檢袵問安。

參見媽媽！

鴇　兒　罢啦。

雪　艳　媽媽，將我喚了出来，有何吩咐？

鴇　兒　你到我这兒日子也不少啦，連吃帶穿，舖盖褥子，你說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錢的本錢吧？我一叫你迎宾接客，你就誓死不从。我有心打你几下吧，我又疼的慌——我虽說是开窰子的，可与别人不同，我这人是心慈面善，不然，我这营業也不能流傳十八輩兒。你得想个主意，别叫我賠錢哪！

雪　艳　媽媽，想我乃是良家兒女、官門之后，世代書香，豈可將我祖上清白家声敗坏？想这皮肉生涯，实难从命。除此而外，無不听从媽媽教导。望求媽媽多

施惻隐，开方便之門，拯救难女于水火之中，做福积德，好保媽媽旧業。漫說我死去的父母；就是难女，也感恩非淺！

鴇　兒　对呀，我积点兒德，好保佑我祖祖輩輩开窰子。你說除了这一样，什么都行？

雪　艳　無一不从。

鴇　兒　那么叫你抬煤去？

〔雪艳搖头介〕

鴇　兒　不行吧。那么叫你拉車去？

〔雪艳搖头介〕

鴇　兒　又不行吧。你呀，好比这么一罎子沒打封的醋——早晚也得打封，你为什么不早点兒打？大家都痛快！你要是等我楞給你扯开，那可就沒有面子啦！

雪　艳　呀！

(唱)听她言不由奴心惊胆战，
　　大諒我不能够逃出勾欄。
　　自幼兒在閨中習学經典，
　　怎能够敗家風辱沒祖先？
　　到如今無法解風塵魔难，
　　这也是命里造就难怨老天。
　　默無言暗沉吟心內盤算，
　　想良策好出这苦海深淵。
　　秉节操在教坊拋去靦腆，（想介）
　　卖顏面不卖身暫且从权。

哎呀且住！想我身落勾欄，怎能逃出虎口？不免对她說明：只能陪酒，不能伴宿。如遇乐善好施之人，將奴救出苦海，也未可知。啊媽媽，要我依从，却

也不难，我只能陪酒，不能伴宿。若能依得，方可应允；如不依我，縱然一死，也不从命。遇有良善之人，还望媽媽許我自行擇配！

鴇　兒　孩子，只要陪酒就行啦。难道說你不願卖身，我还非叫你做这个缺德事不可嗎？只要有人与你贖身，不叫我賠錢，你就走。

雪　艳　多謝媽媽！

鴇　兒　不用謝啦。你去換換衣裳伺候着。要有好客，我就叫你。要是憂杂子、琉璃球来了，咱們不見。你歇着去吧！

雪　艳　是！

(唱)可嘆我命运乖遭此㒘蹇，
　　只落得宦門女身墜勾欄。
　　嘆紅顔多薄命增人凄怨，
　　但願那苦海中早現青蓮。(下)

鴇　兒　(唱)只見她鎖双眉粉面慘淡，
　　受这些風塵苦确也堪憐。

看她这个样兒，也怪可憐的。倘有人看上了她，只要不叫我賠錢，我叫她跟人走，那不也是行好嗎？喲！天不早啦，該叫孩子們起来洗臉啦。头子快来！

〔忘八上〕

忘　八　(念)当头帶扛叉，
　　長把茶叶抓；
　　脖子長腦袋，
　　綽号叫忘八。

老板嘛事？

鴇　兒　嘛事，你怎么这时候才起呀？你昨兒晚上干什么来

着，怎么睡不醒啦？

忘　八　昨兒晚上我不是在你床上——

鴇　兒　什么？

忘　八　給你捶腿来着嗎！我不困哪？

鴇　兒　你要是貪睡，咱們这个买卖可就不用做啦！

忘　八　有嘛事，你說啊！

鴇　兒　你看天什么时候啦？該叫孩子們起来洗臉，伺候着啊！

忘　八　是。我喊叫一声。姑娘們哪，該起啦！

（念）漱口帶洗臉，

先把住客赶；

随后就开飯，

送旧迎新鮮。

众妓女　（內）是啦。

〔莫怀古上〕

莫怀古　（唱）悶無聊到勾欄解煩消遣，

見一家花名牌挂在門前。

院主哪里？

忘　八　莫老爷，您来啦？

莫怀古　来了。

鴇　兒　喲！莫老爷，您有一年多沒上我們这兒来啦。今兒个您怎么这么高兴啊？

莫怀古　偶尔遣兴，信步而游，不觉就到这里来了。

鴇　兒　我說我昨兒晚上作了好夢了哪！叫孩子們来見見吧！

莫怀古　不要喚她們。我坐坐就走。

鴇　兒　叫她們陪着您玩会兒吧。叫她們来！

忘　八　是啦。孩子們，見客啦！

〔众妓女上，見莫怀古介〕

忘　八　媛媛，紅春，艳芳，翠綠。

鸨　兒　叫哪个伺候您？

莫怀古　都不堪入目。我要告辞了。

鸨　兒　您别走，我这兒有一个姑娘，是个宦門之后，我叫她来陪您。

莫怀古　好，喚她前来。

忘　八　那行嗎？

鸨　兒　我跟她說好啦。

忘　八　雪艳姑娘快来呀！

雪　艳　（內）来了！（上）

（唱）辜負了父母亲劬劳恩典，
　　生下我薄命女身遭沛顚。
　　無奈何迎宾客抛羞露面，
　　慢移步羞答答趦趄不前。

鸨　兒　孩子，見見莫老爷！

雪　艳　参見莫老爷！（泣介）

莫怀古　啊！

（唱）只見她泪淋淋愁眉慘淡，
　　必是个良家女誤入勾欄。
　　想世人理应当多施德善，
　　昧天理实可畏报应循还。

鸨　兒　您看这个怎么样啊？

莫怀古　倒也不錯。她叫何名？

鸨　兒　叫雪艳。

莫怀古　噢，雪艳！

〔莫怀古看雪艳介，雪艳羞介〕

忘　八　您这兒来！

鸨　兒　干什么？

忘　八　您沒看見莫老爷很喜欢她嗎？咱們躲躲，叫他倆痛痛快快地說兩句，倘若爱上她，咱們就来了財啦。

鸨　兒　对呀！孩子，你陪莫老爷这兒坐着，我給你們沏茶去。

雪　艳　媽媽你不要走！

鸨　兒　不要紧！他是規矩人。

忘　八　別說啦，走吧！（下）

鸨　兒　（对雪艳）走啦。你好好伺候着！（下）

〔莫怀古又看雪艳介，雪艳羞，擦泪介〕

莫怀古　雪艳，我看你眉鎖春山，芙蓉惨淡，面帶泪痕，必是誤落烟花。有什么委屈之事，对我言講，若能效力，也好救你脫离苦海。

雪　艳　老爷不嫌耳煩，听我薄命之人一言告禀！

（唱）奴本是書香后父为官宦，

因年迈辞士祿归隐家园。

遭不幸偶遇那賊兵变乱，

我一家逃性命远奔关山。

嘆父母遭杀害死别分散，

被歹人拐卖我誤落勾欄。

望老爷拯救我脫离此难，

奴情願供使喚婢妾相甘。

莫怀古　（唱）你本是良家女誤入妓館，

触起我憐香意惜玉心田。

我收你作妾室——

〔雪艳羞介〕

莫怀古　（唱）你可情願？

我救你脫离乐籍，逃出苦海，納你以为側室，你可願否？

雪　艳　这！

莫怀古　你可願否？

雪　艳　喂呀！

莫怀古　你可願否？

〔雪艳不語介〕

莫怀古　願意与否，請道其詳啊！

雪　艳　老爷呀！

（唱）救奴家出苦海恩重如山。

保清白全家声不辱乡宦，

我情願侍奉你——

莫怀古　什么？

雪　艳　咳！

（唱）床笫之間。

莫怀古　哈哈哈！

（唱）一句話說得我心花开展，

用千金救你出苦海波瀾。

好好好，待我救你出去，喚鴇兒前来。

雪　艳　是。媽媽快来！

〔鴇兒、忘八上〕

鴇　兒　什么事？

雪　艳　莫老爷喚你。

鴇　兒　我瞧瞧去。莫老爷，您叫我有什么事呀？

莫怀古　我看雪艳，淸白之身，不宜久在烟花。我有心替她贖身，不知身价銀子多少？

鴇　兒　您要替她贖身哪？要是别人，我得多要錢；您要是討她，您看着給就得啦。

莫怀古　我付你一千兩銀子如何？

鴇　兒　还講什么多少啊？我謝謝您吧！

莫怀古　不用謝了。

〔莫成上〕

莫　成　（唱）殘春悶人难消遣，
　　賞心乐事久留連。
門上有人么？

忘　八　哪位？

莫　成　是我呀！

忘　八　莫掌家什么事？

莫　成　我家主人可在这里？

忘　八　不錯，在这兒哪。您进来吧！

莫　成　好。（进介）參見老爷！

莫怀古　罢了。你做什么来了？

莫　成　奉了我家夫人之命，請老爷回去用飯。

莫怀古　这就是了。雪艳，随我回去。

雪　艳　遵命。

莫怀古　莫成，明日与他們送一千兩銀子过来。

莫　成　是。

鴇　兒　几时送来都行，忙什么？

莫怀古　我們告辞了。

忘　八
鴇　兒　不远送啦。

莫怀古　（唱）喜笑顏开出妓館，

雪　艳　（唱）多謝厚待恩义寬。

〔莫怀古、雪艳、莫成下〕

忘　八　人可是走啦，明天錢可别来不了啊！

鴇　兒　錢塘誰不知道莫老爷呀！家里有的是錢，人家还在乎这点兒錢！哪能像你这个穷小子啊？

忘　八　您这是嘛話呀？我要不穷，每天晚上怪累的慌的，还伺候你嗎？

鴇　兒　你这个累的慌，怎么总在晚上哪？

忘　八　我不是老在晚上給你捶腿嗎！

鴇　兒　别挨駡啦。

〔同下〕

第　十　場

〔傅氏上〕

傅　氏　（唱）艳陽天春光好良辰美景，
　　　　满院中百花开芳香襲人。
　　　　我夫妻琴瑟調兒知孝敬，
　　　　胜似那登仕路一品朝臣。

〔莫成、莫怀古、雪艳上〕

莫怀古　（唱）一片心我將你救出陷阱，

雪　艳　（唱）憐惜奴苦命人感君盛情。

莫　成　（唱）我老爷性俠义扶危救困，

莫怀古　随我进来！

〔同进介〕

傅　氏　老爷！

莫怀古　夫人！

〔傅氏看雪艳介，雪艳悄介〕

莫怀古　哈哈哈！

(唱)見夫人不由我喜笑盈盈。

夫人請坐！

傅　氏　老爷，这是何人？

莫怀古　她名雪艳，乃是良家女子，只因父母已死，被歹人拐卖，誤落烟花。虽在勾欄，仍为处女，每日被鸨母逼迫，实为可憐。我將她救回家来，为婢为妾，听从夫人的(笑介)吩咐！

傅　氏　(笑介)老爷救人于水火之中，乃是大大的功德。若令其为婢，豈不有負于她？老爷就納为側室，有何不可？

莫怀古　多謝夫人！

莫　成　夫人賢德。

莫怀古　雪艳，上前拜过大夫人！

雪　艳　遵命。

(唱)見夫人施仁慈將我憐憫，

从今后身有靠免受欺凌。

走向前忙叩首恭恭敬敬，

傅　氏　(唱)叫賢妹快請起免礼平身。

来来来随愚姐并肩坐定，

雪　艳　(唱)奴这里謝老爷再謝夫人。

莫怀古　坐下。

莫　成　与老爷、夫人叩喜！

莫怀古
傅　氏　罢了。

莫　成　参見二夫人！

雪　艳　掌家免礼。

莫怀古　天色傍午，为何不見莫豪孩兒下学？

傅　成　少时也就来了。

〔莫豪上〕

莫　豪　(唱)每日里讀的是聖賢書本，

　　　　　　見爹娘施一礼再問安宁。

莫怀古
傅　氏　罢了。

傅　氏　兒呀，見过你家二娘！

莫　豪　参見二娘！

雪　艳　大相公免礼。

莫怀古　兒呀，坐下。

莫　豪　謝坐！

〔旗牌上〕

旗　牌　千里跋涉苦，远路送信音。

　　　　来此已是。里面有人么？

莫　成　是哪个？

旗　牌　京都严爷差人下書。

莫　成　候着。啓老爷：京都严爷差人下書。

莫怀古　叫他进来。

莫　成　是。

莫怀古　你們迴避了。

傅　氏
雪　艳　是。

傅　氏　兒呀，随娘来呀！

〔傅氏、雪艳、莫豪下〕

莫　成　下書人，随我进来。这就是家爷。

旗　牌　参見莫老爷！

莫怀古　罢了。你奉何人所差？

旗　牌　严爷所差。有書信呈上。

莫怀古　呈上来。莫成，領到書房款待。

莫　成　是。随我来！（下）

〔莫成領旗牌下〕

莫怀古　待我拆書一观。（拆書，观介）原来严爷叫我进京补官。待我到后面，說与夫人知道便了。

（唱）富与貴在錢塘享受不尽，

又何必为官宦劳費精神。（下）

第十一場

〔四太监、大太监引嘉靖上〕

嘉　靖　（唱）可恨土蛮打战表，

要夺孤王九龙朝。

戚繼光領兵去征剿，

但願奏凱早还朝。

〔严嵩上〕

严　嵩　（唱）撩袍端带上御道，

微臣有本奏当朝。

参見万岁！

嘉　靖　平身。

严　嵩　万万岁！

嘉　靖　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严　嵩　今有戚繼光得胜还朝，現在午門候旨。

嘉　靖　宣他上殿！

严　嵩　万岁有旨：戚繼光上殿！

戚繼光　（內）領旨！（上）

旗开得胜轉，高唱凱歌还。

臣、戚繼光見駕，吾皇万岁！

嘉　靖　平身。

戚繼光　万万岁！

嘉　靖　卿家怎样得胜，奏与寡人知道！

戚繼光　是。为臣征战士蛮呵！（牌子）

嘉　靖　卿家得胜还朝，孤封你以为蓟州总鎮。賞假一月，再为荣任。

戚繼光　謝主龙恩！

嘉　靖　下殿去吧。

戚繼光
严　嵩　請駕回宮！

〔分下〕

祭 雪 艳

李万春藏本

第 一 場

〔四龙套、張龙、郭仪上〕

張　龙　奉了少保命，

郭　仪　錢塘抄犯人。

張　龙　請了！

郭　仪　請了！

張　龙　只因犯官莫怀古弃官逃走，業經在薊州就地正法。現奉严少保之命，去到錢塘抄拿莫怀古妻子家小，發往边外。就此走走。

郭　仪　走。

〔同下〕

第 二 場

〔莫文祿、莫豪、傅氏上。烏鴉叫介〕

傅　氏　忽听檐前烏鴉叫，吉凶事全然不曉。（坐介）

〔"急急風"。方义上〕

方　义　忙將抄拿事，报与莫家知。

門上有人么？

莫文祿　哪一位？（开門介）原来是方先生，到此何事？

方　义　快去通报，就說有緊急大事，我要面見夫人！

莫文祿　候着。（进介）啓夫人：方先生有緊急大事，面見夫人。

傅　氏　有請！

莫文祿　有請方先生！

〔方义进介〕

方　义　哎呀夫人哪，大事不好了！

傅　氏　先生，何事惊慌？

方　义　适才卑人到錢塘县衙科房之中去看朋友，不想由京中来了紧急公文一道，說是莫大老爷弃官逃走，業經在薊州拿获正法。京中严少保派人前来抄拿你母子来了！

傅　氏　你待怎講？

方　义　抄拿你母子来了！

傅　氏　哎呀！（昏倒介）

莫　豪　母亲
方　义　夫人　醒来！
莫文祿　夫人

傅　氏　（唱）听一言吓得我三魂飄蕩，
　　無端的却因何天降禍殃？
　　心哀伤不由人泪如雨降，
　　此时节倒叫我無有主張。

哎呀先生哪！我想先夫已死，只留下此子，若被官人拿去，定必凶多吉少，倘有差池，豈不絕了莫氏香烟？这、这、这便如何是好？

莫文祿　夫人哪！想我父子受老爷、夫人大恩，豈忍少爷眼睜睜被差官拿去？文祿不才，情願冒名替少爷当官領罪。少爷你、你、你就赶快逃走吧！

傅　氏　想你家少爷平日待你頗多暴虐，不想你倒有此忠义之心。只是一来我心有些不忍；二来少爷一人逃

走，無人照应，我也是放心不下呀！（哭介）

方　义　看文祿小小年紀，既有主僕之义；难道說我方义就無有师生之情么？夫人不必憂慮，卑人不才，情願帶同莫豪远遁他方，隐姓埋名，俟他学問成就，倘若得中，一来能接續你莫氏香烟；二来也好报你家宽仇怨恨。事不宜迟，速速改扮起来！

〔莫豪、莫文祿換衣介〕

傅　氏　謝先生、文祿救命之恩，轉上受我母子一拜！

〔傅氏、莫豪同拜介〕

方　义　看看官兵已到，你母子就此分别了吧！

傅　氏　莫豪！我兒！兒呀！

莫　豪　母亲！老娘！娘啊！

莫文祿　夫人！公子！公子呀！

〔方义拉莫豪下〕

〔四龙套引張龙、郭仪〕

張　龙　来此已是，打了进去。你們可是莫怀古的妻室孩兒？

傅　氏
莫文祿　正是。

張　龙　戴了刑具，發往边外去者！

傅　氏
莫文祿　哎呀！

〔張龙、郭仪与傅氏、莫文祿帶刑具介，拉下〕

第　三　場

〔四太监、大太监捧聖旨上〕

大太监　东征大奏凱，四海詔旨頒。

咱家、內廷总管張福。只因戚繼光东征奏凱班师，万

岁大喜，戚繼光加升三級，仍鎮薊州，遇缺升授。又下了恩旨兩道：一道大赦天下，發往边外之人，一律赦回；一道加开恩科，欽考狀元。奉了朝命，各省頒發詔旨。孩子們！

四太监　有！

大太监　趲路哇！

四太监　啊！

〔同下〕

第　四　場

〔牌子。四文堂、中軍引莫豪上〕

莫　豪　本院、莫豪。只因我父莫怀古被奸臣所害，又要抄我全家，幸而义僕文祿冒名替我充軍，是我随同方先生在外逃隐数年，改名白元。連科得中。今又蒙恩科欽点狀元，职授查办直隶欽差大臣。想我父在世之时，曾与戚繼光有八拜之交。不想我父被拿，正在他的薊州地面。他不思設法搭救；反而亲自监斬。思想起来，令人可恨！我不免亲至薊州，查点倉庫、兵額，寻他一个罪名，以报此仇，方消我胸中之恨也！

(唱)可恨繼光心太狠，

竟將我父問典刑。

人来与爷薊州进，

杀了仇人方称心。

〔同下〕

第　五　場

此場接“柳林会”一折，原本缺。

第 六 場

〔四文堂、旗牌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引)奏凱班师，保我主，錦綉华夷。

(詩)文經武緯运奇謀，

一战成功社稷扶。

忠心报国仁交友，

方是英雄大丈夫。

本鎮、戚繼光。只因东海作乱，是我帶兵攻打，一战成功。蒙聖恩加升三級，仍回原任訓練人馬，以便拱衛京师。聖上因东征奏凱，特开恩科，欽点狀元白元，特授直隶欽差大臣。他乃新任欽差，倘若到此，少不得要恭敬接待。左右！

众　有！

戚繼光　伺侯了！

众　啊！

〔莫怀古、傅氏、莫文祿上〕

莫怀古　边关含悲万里。

傅　氏　故旧义重三生。

莫怀古　門上有人么？

旗　牌　什么人？

莫怀古　煩劳通禀，就說故人求見。

旗　牌　請問貴姓高名？也好通禀。

〔莫怀古出函介〕

莫怀古　呈上密函，他就曉得了。

旗　牌　是。(进介，呈函介)启大人：門外有故人求見。

戚繼光　(看函介)左右退下！請至內堂！

旗　牌　左右退下！請至內堂！

〔四文堂下。莫怀古等入介，戚繼光迎介〕

戚繼光　哪一少年他是何人？

傅　氏　他乃莫成之子文祿，替我兒充軍边外，今日才得回来。

戚繼光　难得父子尽皆忠义，令人可敬！

莫怀古　戚賢弟，我且問你：我走之后，湯勤可曾又搬动是非？

戚繼光　一言难尽！

（唱）湯勤賊他言道人头是假，

因此上派陆炳审問于咱。

陆仁兄在当堂把計定下，

把雪艳断与了对头冤家。

莫怀古　陆仁兄此案断的大大的無才了！

戚繼光　大大的有才！

莫怀古　怎么"有才"？

戚繼光　听了！

（唱）却原来其中多有詐，

要把湯勤来刺杀。

那雪艳洞房把毒手下，

全节一死玉無瑕。

莫怀古　好哇！

（唱）听說雪艳刺湯勤，

倒叫怀古快在心。

可憐雪艳丧了命，

二夫人哪！

陆仁兄可算我报仇人。

戚繼光　啊仁兄、仁嫂今日团圓，但不知我那莫豪賢侄今在何处？

傅　氏　自从方先生帶他逃走，至今未知下落。

戚繼光　想賢兄、賢嫂一生忠厚，我那賢侄自当吉人天相。

〔幕內：欽差大人到！〕

戚繼光　二位兄嫂后堂迴避。待小弟迎接欽差。

〔莫怀古、傅氏、莫文祿下〕

戚繼光　有請！

〔四文堂、中軍引莫豪上，戚繼光迎介，莫豪进介，坐介〕

莫　豪　本院奉命查訪軍务，如有情弊，决不寬容。戚总鎮，可將倉庫兵丁淸册呈上！

戚繼光　是。（呈淸册介）

莫　豪　中軍，按册查点！

中　軍　是。（下，又上）

中　軍　启禀大人，倉庫充实，兵丁强壯，按册并無缺少。

莫　豪　（背供介）唔呼呀！我本想寻他一个錯处，以报父仇。不想他人馬精壯，倉庫充实，無法問罪。这、这、这、哎呀！（作心痛狀、倒座上介）

戚繼光　中軍老爷，欽差大人这是怎么样了？

中　軍　不过一时急气。貴鎮可寻一大夫前来！

戚繼光　是。（出介）莫仁兄快来！

〔莫怀古上〕

莫怀古　何事？

戚繼光　欽差一时急气，暈倒座上。这便如何是好？

莫怀古　不妨。可將酒斟在"一捧雪"內，此酒飲下，立时痊愈。

戚繼光　你入死出生这杯兒还在么？赶快拿来！

〔莫怀古与戚繼光杯介，下。戚繼光斟酒介，中軍与莫灑灌介〕

戚繼光
中　軍　大人醒来！

莫　豪　(醒介)我一时心痛暈倒，是怎生痊愈？

戚繼光　宝杯斟酒，与大人飲下，故尔痊愈。

莫　豪　宝杯安在？拿来我看！

〔戚繼光呈杯介、莫豪看杯介〕

莫　豪　"一捧雪"！(神气介)"一捧雪"！为此宝杯，害得我全家滿門生离死散，怎么，这"一捧雪"它、它、它竟落在此地？

戚繼光　(背供介)咳！这"一捧雪"又惹出事非来了。

莫　豪　戚繼光！我且問你：这"一捧雪"是哪里来的？

戚繼光　这个！

莫　豪　什么这个？那个？分明来路不分。你匿宝不献，該当何罪？左右，与我綁了！

四文堂　啊！(綁戚繼光介)

戚繼光　(背供介)事到如今，莫 仁 兄，我 可 顧 不 了 你 了！(向莫豪跪介)欽差大人不必动怒，此杯有主。

莫　豪　杯主現在何处？叫他前来見我！

戚繼光　莫仁兄快来！

〔莫怀古上〕

莫怀古　何事？

戚繼光　"一捧雪"又犯了事了。欽差要見杯主。

莫怀古　你說杯主不在。

戚繼光　已經將你說出，非見不可。

莫怀古　我是不去的！

戚繼光　到了此时，由不得你了。(扯莫怀古衣帶进介)杯主在此。

〔莫怀古跪介。莫豪起，覷介〕

莫　豪　下跪何人？

莫怀古　小人名叫莫、莫、莫、……

莫　豪　莫什么？

戚繼光　他叫莫怀古。我替他說了吧。

莫　豪　（出位介）哎呀爹爹呀！（跪介）

莫怀古　欽差大人，不可如此称呼。

莫　豪　孩兒莫豪在此！

莫怀古　兒是莫豪？（哭介，起介）我兒因何至此？

莫　豪　孩兒自从随方先生逃走之后，改名白元，中了恩科狀元，职授直隶欽差。今日来此，本打算报当年戚繼光杀害父亲之仇，不想父亲尙在他的衙內。

戚繼光　原来如此。（向莫豪）綁坏了！

莫　豪　快快松綁！

〔四文堂与戚繼光松綁介〕

莫怀古　上前謝过戚叔父救命之恩！

莫　豪　多謝戚叔父救命之恩！

戚繼光　謝欽差不斬之恩！

莫　豪　取笑了。

戚繼光　此时你父子虽然相遇，但是当年莫成冒名替死，賢侄改名在逃，又冒名中了狀元，这欺君之罪，倘若被人奏参，你父子怎样担当？就是我这小小的鎮台，也恐吃罪不起，这便如何是好？

莫怀古
莫　豪　这！（乱錘）

戚繼光　噢，我倒有了主意了。

莫怀古　什么主意？

戚繼光　如今已非昔比，严家父子已然正罪，不如將原原本本，一一奏明天子，并將这“一捧雪”宝杯献与朝廷，聖上見喜，必然赦免欺君之罪，賢侄也可認祖归宗，就是那捐軀死去的莫成，替主充軍的文祿，全节报仇的雪艳，也可上达天廷荣膺封賞。仁兄以为如何？

莫怀古　此計甚好。但只一件！

戚繼光　哪一件？

莫怀古　我如何舍得这宝杯呀！

戚繼光　呃！不提宝杯还則罢了，想当初为宝杯引起湯勤的奸心，为宝杯惹起严世蕃的毒手，莫成死于宝杯，雪艳殉于宝杯，你一家人死走逃亡、更名改姓，哪不是从此“一捧雪”而起？适才不是我的嘴快將你說出，啱啱啱，我这一条性命也几乎断送在这宝杯之上。慚愧慚愧！还饒上我一綁。提起宝杯，就应当令人心寒！令人可恨！怎么事到而今，你、你、你还是这样貪恋宝杯？豈不聞古人云：匹夫無罪，怀璧其罪。莫仁兄呀，你这是何苦哇！

（唱）匹夫無罪古明訓，
　　宝珠玉者禍及身。
　　賢侄快快修奏本，
　　速將那一捧雪献与朝廷。

莫　豪　遵命！（修本介。“三槍”牌子）

莫　豪　中軍，命你將“一捧雪”連同奏本，連夜进京，呈献朝廷便了。

中　軍　是。（下）

莫怀古　戚賢弟，我且問你：雪艳死后，尸身可有人收斂？

戚繼光　乃是陆仁兄派人收歛，移葬于蓟州西門以外，与莫成坟墓相离不远，以表义僕貞妾。

莫怀古　煩劳賢弟，明日派人在雪艳墓前設备祭品，愚兄我要亲临一祭。

戚繼光
莫　豪　我等也当相随一祭。

戚繼光　后面备酒，与仁兄、仁嫂、賢侄等接風。呃，說什么"賢侄"不"賢侄"，还是要称"欽差大臣"才是！

莫　豪　叔父不必如此。少时备酒，小侄与叔父陪罪压惊就是。

莫怀古
戚繼光　哈哈哈……

〔同下〕

第　七　場

〔場設坟墓。二青袍抬祭礼上〕

青袍甲　請了！

青袍乙　請了！

青袍甲　奉了大人之命，在此設备祭礼，远远望見大人車駕来也。

〔牌子。四文堂、莫怀古、傅氏、莫豪、戚繼光、莫文祿上。祭介〕

莫怀古　（念）巾幗眞堪愧鬚眉，

千載英風实可追。

义重飞霜天地惨，

心同化石共星垂。

（唱二黄碰板）

悲雪艳今一死千古恨，

都只为負义人断送釵裙。

我那节烈的夫人哪！

（轉二黃原板）

狗湯勤起禍端心毒意狠，

借玉杯陷害我全家滿門。

雪娘子假許婚暗藏利刃，

可憐你冰霜凛凛、战战兢兢、拚着性命、杀了賊的身、节烈名兒万古留存。

傅　氏　（接唱）

你好比賢孟姜全节自尽，

你好比徐夫人手刃仇人。

莫怀古　（接唱）

凄凉凉只落得香消玉殞，

悲切切一霎时容逝音沉。

莫　豪　（接唱）

二爹娘少悲伤保重要紧，

她虽死落一个彤管标名。

莫怀古　（接唱）

但願得你眞魂早登仙境，

戚繼光　（接唱）

天色晚仁兄嫂請駕回程。

〔同下〕

第　八　場

〔四文堂引陆炳捧聖旨上〕

陆　炳　老夫、陆炳。奉了聖旨，前去薊州賜封莫怀古等。左右，趲行者！

四文堂　啊！

〔牌子，众圓場〕

陆　炳　来此已是薊州衙門。傳諭他等香案接旨。

四文堂　聖旨下！

〔戚繼光、莫怀古、傅氏、莫豪、莫文祿上〕

陆　炳　聖旨下，跪！

戚繼光
莫怀古
傅　氏　万岁！
莫　豪
莫文祿

陆　炳　听宣讀。詔曰：朕据直隶欽差莫豪本奏，前因已故犯官严世蕃，誤听湯勤奸謀，謀夺莫怀古宝杯、侍妾，陷害莫怀古全家，寃沉海底，不得已苟全性命，以待昭雪，由义僕莫成代死；貞妾雪艳杀仇尽节；文祿替主充軍，曾經蒙蔽聖聪，請旨議罪等語。朕查事虽欺蒙，情非得已，降旨一概免究。莫怀古宝杯不敢自私，供献朝廷，尤屬深明尊君敬上。着即封为太子太保。莫豪加少保銜。戚繼光升授直隶經略使。莫文祿恩賜进士，授职京卿。莫成即按太常寺正卿恤典改葬，并賜“义烈英風”碑碣。雪艳賜一品夫人按封贈改葬，并賜建“节凛冰霜”貞节牌坊。欽此。旨意讀罢，望詔謝恩！

戚繼光
莫怀古
傅　氏　万万岁！
莫　豪
莫文祿

〔莫怀古接旨介〕

莫怀古　香案供奉。

戚繼光　陆仁兄一路風塵，二堂款待。

〔众小圆場，坐介〕

莫怀古　前者之事，蒙仁兄委曲成全，不但得免追究，又能刺死仇人，当面謝过！

陆　炳　仁兄大仇已雪，大寃已伸；賢侄又蒙聖上重用，豈不是苦尽甘来，先憂后喜？

莫怀古　莫豪，上前見过陆伯父！

莫　豪　伯父在上，侄兒参拜！

陆　炳　罢了。但不知賢侄可定下亲事？

傅　氏　他十年飄泊，因父仇未报，尙未定亲。

〔陆炳点头介，下位，招戚繼光介〕

陆　炳　愚兄有一小女，意欲許配莫賢侄。煩劳賢弟作一大媒。

戚繼光　此事全在小弟一言之下，管保成就。

陆　炳　有劳賢弟。

〔戚繼光招莫怀古介〕

戚繼光　适才陆仁兄言道：他有一女，意欲許配賢侄莫豪，叫小弟作媒。仁兄諒無推却！

莫怀古　前恩未报，后恩又来，如何使得？

陆　炳　不必推辞！

莫怀古　莫豪，来来来，拜見你岳父！

〔莫豪拜介。戚繼光想介，看莫文祿介〕

戚繼光　請問莫仁兄，文祿現在也奉旨封了官了，不知他可曾定下亲事？

傅　氏　文祿随老身充軍十年，哪里来得亲事呀！

戚繼光　如此好了。（招陆炳介）小弟也有一女，意欲許配文祿。煩劳仁兄，也与我作一大媒。

陆　炳　当时他就要还席呀！不是愚兄大話，此事在我一言

之下，管保成就。

戚繼光　你且說来。

〔陆炳招莫怀古介〕

陆　炳　适才戚賢弟言道，他有一女，意欲許配文祿为妻。仁兄諒無推辞的了！

莫怀古　这事却有些不便！

陆　炳　有何不便？

莫怀古　想文祿乃是僕人出身，怎好匹配戚賢弟爱女？此事断断使不得！（坐介）

〔陆炳招戚繼光介〕

戚繼光　怎么样了？

陆　炳　愚兄一言之下……

戚繼光　成了？

陆　炳　碰了！

戚繼光　怎么碰了？

陆　炳　他言道，文祿乃是“僕人出身”，“这事断断使不得”！

戚繼光　这是他講的么？

陆　炳　不是他講的，还是我講的不成！

戚繼光　（怒介）好好！莫怀古，你与我走过来！适才我托陆仁兄为媒，意欲將小女許配文祿。怎么你說他乃“僕人出身”，这是你講的么？

莫怀古　恐怕是有辱賢弟高門。

戚繼光　講什么“高門”不“高門”，想当年莫成替你法場一死，眞乃“杀身成仁”；文祿替你予边外充軍，又能“舍生取义”，似这等“僕人出身”，虽然微賤，却能作出忠义之事。比起官高而心不高，爵貴而品不貴的人兒，胜强万倍。你分明是忘恩負义势利小人，

来来来，且吃我一拳！

莫怀古　賢弟休要錯怪！莫成待我家有恩，于賢弟究有"貴賤"之分。故尔未敢冒昧应允。賢弟既不弃嫌，愚兄就令莫豪、文祿結为兄弟，亲事我当面应允了就是。文祿，上前拜見你家岳父！

〔莫文祿拜介〕

莫怀古　文祿、莫豪当堂結拜！

〔莫文祿、莫豪同拜介〕

戚繼光　后面备酒，我等同飲。正是：

〔莫豪挽莫文祿介〕

莫　豪　賢弟不能究既往，

陆　炳　莫成雪艳义無双。

莫怀古　善惡从头須細想，

戚繼光　相逢仍在薊州堂。

〔同下〕

統一書号：10071・249
定　　价：（7）0.42元